

漠锋 / 察哈尔省立张家口师范学校漠锋月刊社

— no. 1 [1934. 10] ~ [?] · 一张家口: 该刊社 [发行者], [1934] ~ [?].

: 插图; 26cm.

月刊 · 一曾休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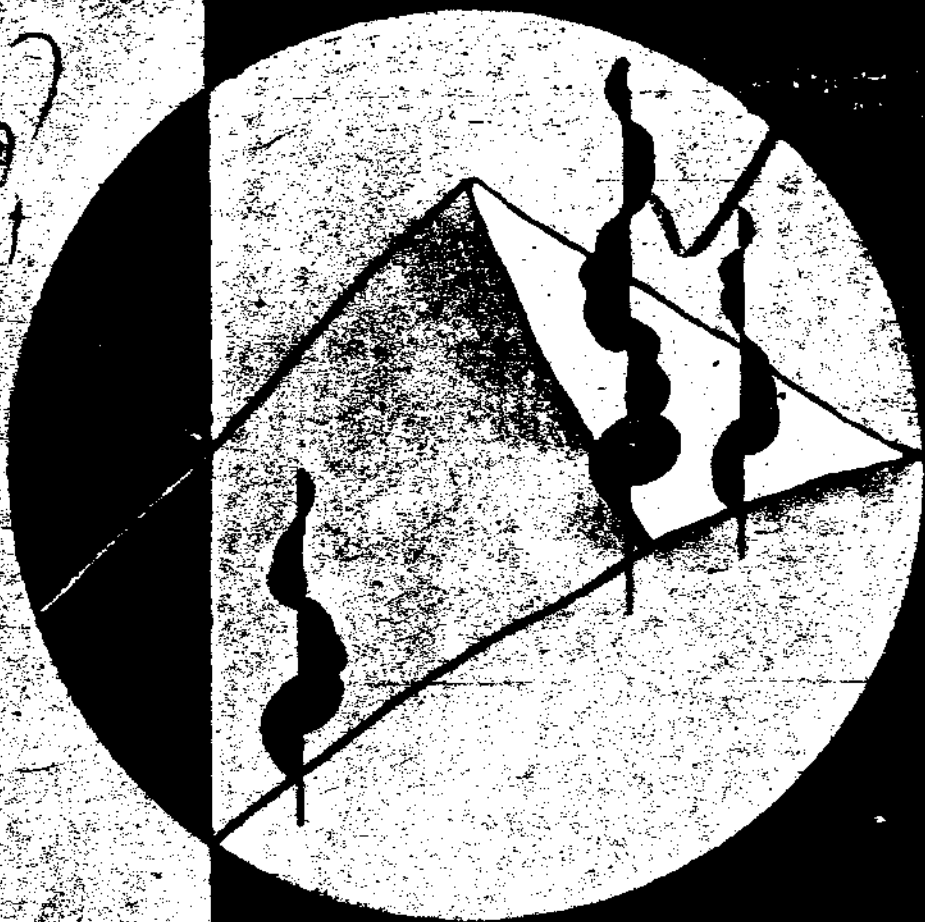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no. 18 ~ no. 20 (1936. 4 ~ 5)

复刊号 (1937. 6)



漢學年刊

正張家口師範學校

18

第 十 八 期 目 次

題外話	王善
編者的話	滇
給漢鋒	鼎
小學教育漫談	岳遂五
「美」和「美術品的鑑賞」	嘯天
孟東野年譜	士翹
小學教師的面孔	劉國和
一個窮困的農村小學校	沛霖
一個應該提出來共同討論的問題	帶銘
莎菲的鞋子	寒溪譯
職業教育的管見	孔波
往事	子乾
參加上海第六屆全運會之後(續)	丁樹蒼
詩的誦讀	子才
編輯後記	編者

題外話

王善

本來在這資本主義極端發展的現社會裏，無論任何事業地舉辦，都建築在整個的經濟基礎之上；所以小小的一個刊物地印行，也受着金錢惡魔地左右。本刊自誕生後，不覺之間已有十七期間世了，當然，這不能說不是諸位讀者的愛護，更不能不歸功於園丁的苦心經營，但最令人痛心的就是這萬惡的金錢竟會致了它的死命。

最近忽蒙校長的慨允，於此校款萬分支細的當兒，撥出一部款項來維繫這將逾週歲底嬰孩的性命，這當然是我們最可慶幸的事了；不過在這當中却使我有些不安，居然把這重大的擔子——社長放在我這懦弱無能的肩上，真有些担它不動；不過兄弟生就一付剛硬孤僻的骨頭，既不會巧弄舌簧的自譽，更不會僂僂屈背的諂媚，祇不過以小材担大任，而誠惶誠恐的向前努力罷了。

好在本刊緣福不淺備受提攜，許多著名刊物多予以交換，而指示門徑供給資料，解除了不少的困難，誠如依人學步自免誤入歧途，那末在這鍾愛的懷抱中，雖然環境是如何的惡劣，外禍如何的緊迫，敢不追隨諸長者之後，負起使命抱定決心打破目前的障礙掃除路旁的荆棘走向光明的康莊大路嗎？並且由於過往的事實來證明，很得各界讀者的愛護與贊助，但我們絕不能因此而自鳴得意，就這樣一成不變地敷衍下去，不但有負愛護本刊讀者的雅意，並且有背本刊發刊的初衷了。

現在祇好秉着「往者已矣，來者可追」的一句話，從本期開始，同仁們應當揭起「共同努力」的大旗，流盡汗血，用盡腦漿，來澆灌這塊荒蕪之園，希望它在想像中的將來會變成一塊豐腴的土地，也能生長出清秀的草，會開妍美的花，而結香甜之果；末了，我們更熱誠地希望牠燦爛輝煌地永存世間！

編者的話

滇

什麼時候，這荒僻邊鄙的地方曾闖進一部分安閒者的心情裏，然而，只是一剎那，很快就又被擲出記憶之外。真的，誰又願意將它——這老大國家的創傷了的靈魂一隅——發掘出來，而破壞了自己沖淡的，完美的生活方式呢？那是什麼樣的一個窠啊！淒涼，寂寥，僵屍般的情景

像西伯利亞般的平野展開在眼前，無邊無際的遼闊，未曾遭過一點砍伐的痕跡，沒有櫻花，或是夾道上的紫羅蘭，遠處矗立着偌微地尊嚴地山崖，奇突地崩墮地絕壁，一片雲母般的岩石，反射出慘白的陽光，像幽靈在睜眼，再遠些，沙丘浮閃在地平線上，那幾乎是非目力所能達的了，依稀的幾個黑點跳動着，這是村莊。夕陽的殘照裏，血也似的塗滿了地面上的事物。紅色的禮拜堂頂，超出饅頭式的帳幕有五十米達；迷路的山羊向着悠揚的鐘聲奔去，長嘶着的劣馬，像要突破這枯樹支撐着的灰色天幕似的，晚風起了，瘋狂般的，開始摧毀一切，幾千百條黃色的土布拉起，不，那是天塞似的城牆，一直的接連着天邊，這是幾千里內惟一的建築呀！人們像落在深淵裏，死沈沈的等待着這漫漫長夜的過去，沒有春也沒有秋，永遠地這樣活下去，誰也要喊出了罷？天哪！是多麼空虛！空虛，空虛得像有一隻手要從胸口中伸出來，原始的釋弱的情緒交織着殘暴，卑怯，忿怒，矛盾的赤裸裸的攪混在一片黑暗裏，當不可開交的時候，漸漸地呼聲起了，我們需要光明啊！光明！光明！然而那是多麼不可祈求的一個願望呢？一直沒有人大胆地去嘗試過。本來，誰也要懷疑的罷？這海灘上種花的工作。但是，不，一個時期，這信心曾被極少數的先驅者們拾起來，勇敢地，那純潔的坦白的信心啊！雖然，太快了，周圍的惡勢力排山倒海似撲來，這點孕育着的星光馬上就被湮滅，緊跟着地是失望，苦惱，頹廢，雖然這失敗是

早已牢固的被安放在每一個人的預企裏，可幸的是這一個「神秘的開始」已被渡過，人們都興奮了，一批敗下來，一批又很快的彌補上去，就這樣起伏着，堅固的行列，不住前進，新的信念制馭了每一個人，『永遠不停的上前去死罷！』

我們緊隨了這條道路邁上去，雖然，不遠的前面仍舊佈滿了荆棘，要找到一個合理的生

活的安排，那一點光明的完成固然不是我們敢擔當的，但是這是一個希望啊！永遠地追求着它，極便是短短的一部分。

歷史的輪子在不斷的向前推進，我們相信這個真理，不要再徘徊在小我的恐怖矛盾裏了，讓創痕堆積起來罷。向生活正面的衝突，那是免不了的我們不敢希望：『有十萬斛的泉水湖水海水，清涼的碧綠蔚藍的，迎頭灑來撥來衝來，洗出一個新鮮活潑的我』。爬出陷坑的力量，還得索取于自己。時代太殘酷了，經濟組織崩潰，社會現象混亂，枯萎，暗淡，動亂，不安，最低限度的生存都感到威脅，民族危機深深地震撼了每一顆健全着的心，醒醒罷！我們要活下去，把一切都放在信仰上，單體的命運必須連繫在群眾的繁榮上，喊出新生的呼聲來呀！拿出我們的力量，掙扎着掙扎着，有一天這點光明要衝破昏暗，勝利終於是我們的呀。在這上面，我們要担起來一部分的責任，雖然更大的欲望是空想，然而向着一小塊園地，灑盡了我們的血汗那是應當地，我們不敢疏忽，偷懶，照着那一句話罷：『要墾一塊荒地，必須要深深地耕種，不可輕輕地滑過表面。』是的，我們這沙漠中的駱駝，正像鼎君所說的，但是那一點任重致遠堅毅不拔的氣度，又怎是我們所敢擔當的呢！雖然，只有極誠懇極坦白的幹下去，如大家所盼望的那樣。末了讓我們給它安排一個進行曲：

『因為我們不能逗留在這裏，

我們必須要前進，衝破那重重的危險。

這年青有力的種族呀，去！勇敢的，冒險的，下那絕崖，過那棧道，上那峻山
來開闢一個更新，更有力更多樣的世界

要新鮮而強壯的擒住它，這勞作和前進的世界。

爲了我們背後那蜂擁之群，我們決不能讓步，決不能躊躇，

過去年代的數百萬英靈，都厲色的在背後催促我們，
來罷！

拿起這永恆的課程，

跟最前列的一同去步行，

遙遠的報曉號飛起了，

讓生命的火花永遠掛在這茫茫的蒼穹！

給漠鋒

鼎

你，跋涉沙漠中的駱駝，馱着人間的重担，昂着頭在不顧一切地向前邁進；一步一步地在廣漠的沙原上深深地印着你的腳跡，清冷底寂聊底空間，盪漾着頸鈴沉悶的響聲，爲自己奏着進行之曲。

這裏，沒有陽光的臨照，沒有春風的撫慰；沒有迎風招展的花影，沒有婉嚀嬌媚的鳥啼；沒有伴侶，也沒有休息！

雖然，沙漠中亦能遇到綠洲，但，這不過是旅程中一丁點的安慰；即使心靈中感到了暫時的鬆寬，然而你却沒有片刻的留戀心意，是爲了那理想的遼遠的一方啊！來完畢了你長征的壯志。

你，白日受着狂飈的摧折，夜間又受着寒氣的威脅，四面是包圍着：陰晦，暗淡，飢餓，焦渴侵襲着你的身軀；而你能忍受着一切的苦痛，在無止無息的前去！

沙漠裏的狂風是那麼兇猛，滿天迷漫着黃昏，瞭不到方向，更看不見人；但願你克復了旅途的辛苦，順利地完成了這漫漫的長征。把頭昂着更高些，胸挺得更直些，仔細着身體的珍重。在這暴風雨的前夕（正當人們酣睡着的時候），牢牢地把握着你偉大的使命；大地戰勝了重重障礙！用你那銳利的鋼鋒：有如那晨鍾暮鼓，再——把那沉沉的睡獅驚醒！
偉大的漠鋒！我虔誠地祝你努力珍重！前途光明！

小學教育漫談

岳遂五

●小學教育史的發展●

萌芽時期的小學教育、

過渡時期的小學教育、

近代的小學教育、

現代的小學教育、

萌芽時期的小學教育——杜威說過：「一切社會制度莫不導源於希臘文化」，這句話仔細分析起來是不對的，因為小學教育是社會制度的一方面，然而他的發展我們找不到一點是與希臘文化有關於的，當時希臘是奴隸社會制度，這是誰都曉得的。所謂上層社會人物除了物慾的追逐外，決沒有想到一般奴隸的教育，而且他們也決不會作這樣蠢而無益的事。因此我們大膽的說希臘文化是與小學教育毫無關係的，一直到了封建社會中而一般農奴除了服從是想不到其他的，所以當時的統治者也用不着教育者教化他們；因之當時也談不到什麼小學教育，小學教育之萌芽實始於近代。

中產階級之興起與小學教育之發生——小學教育在中產階級之開始時而開始，它順應了中產階級之發展而發展，它的發展和資本主義社會及市民階級之發展成平行的，最初類似近代小學教育之學校為拉丁學校(Latin School)此為小學教育有史以前之小學教育，當初拉丁學校之設立乃日耳曼民族為了傳教而產生的，拉丁學校分下列五種：

(一)主教學校(Cathedral school)此種學校原為訓練教會服務人員而設，後逐漸開放外人亦可加入。

(二)寺院學校——原為訓練僧侶而設，後非僧侶之青年亦可加入專習拉丁文。

(三)頌禱學校——專為訓練作頌禱的人而設，此種學校當時英國最多。

(四)歌唱學校——專門訓練唱聖歌者，中古時的藝術多由此中發展。

(五)基爾特學校——專門訓練處理同等公會及兼管女子教育之人。

中產階級之發生與小學教育之關係——中世紀開始時的人民包括貴族，宗教人員和農奴。到了中世紀下半期社會結構改變，一四五三的英國當時平民之外分宗教人員，貴族和一部分手工業者。這一部分手工業者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集體，此即「市民」。「市民」是由農奴分野出來的，因為中世紀下半期歐洲工商業發展的過程中產生了一部自由農奴，他們漸漸形成一個新的階層。他們佔據了新形式的可移動的財富——商品——利用這種財富一方面向貴族手中購得了種種權利；如個人自由權等，他方面與王室聯絡與貴族抵爭。當時因王室權微，所以他們很願意與市民聯合一者用作對抗貴族之工具，二者可以徵得市民之稅收，同時還可以建起對市民之新統治權。就這樣事實之進展，結果中世紀後半期新興市民的澎大不久就推翻了貴族而代以治權。這種情形常時普遍了歐洲，尤其是工商業中心交通軌道上的市民差不多完全取得了統治權。市民階級之所以

如此發展而澎湃乃由於他們的新式財富「商品」。這個有力的武器是由他們工務之經營中而得來的，在此經營之中他們進一步想得政權之把握和進行之順利。則不得不注意國語之訓練，算術技術之訓練和寫字技能之訓練。注意的結果，認為過去之宗教教條是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因此創造了若干市民學校。內中課程即國語，算術和寫字。此種學校之發展與城市之發展相並行，爲了切身的需要他們產生了最初階級段的小學教育。然而此種市民學校之產生最初是極不順利的，它經過不知多少的催殘，阻碍，由不斷的奮鬥中產生出來。它的第一个敵人就是教會。因爲中世紀前本期的教育是教會包辦的。所以市民學校之設立當先即受到教會之再三壓迫。在德之漢堡城雙方相持八年之久，始得於羅馬教皇調解之下設立一所，最後的勝利是屬於市民的。可是他們的勝利乃完全藉助於他們的新式財富——商品——當時的條件是將學校收入之一部繳納教會。所以市民階級之教育權是用金錢向教會買了來的，現在我們進一步看看市民學校最初之形式如何？以其內容大別爲二：

(一)寫字學校——因中世紀之印刷不發達，抄寫工作異常繁重，故特設學校教以寫字，內包括國語之訓練。

(二)算術學校——專教計算之技術，兼授簿記，貨幣交換，度量衡等實際生活技能，算術中沒有一加二等於三的抽象觀念，悉爲一尺加二尺等於三尺的具體觀念。

中產階級對教會繼續不斷的鬥爭不久反應到宗教內部爭鬥，此即新教與天主教（加特利）之爭。中產階級由幾年的奮鬥中更認識了他們的敵人不僅是貴族，尚有加特利的

壓迫。因爲加特利是貴族的護身符，是他們的思想之憑藉；貴族統治權的唯一工具就是加特利。一般民衆在加特利麻醉之下貴族方得以統治，中產階級對於這一點認識的非常清楚；他們認爲移動一切「剝奪作用」之統治權應提倡無神論從任何宗教中解放一般的民衆。但自中產階級本身利益着想勢又不必持極端無神論，因爲他們自己的統治權亦多少懸繫在某種「剝奪作用」中。根據這個原則，他們乃雙方進行；一方面摧毀宗教他方面又不能過於摧毀，即一方面必須搖動但有宗教勢力，他方面又不能根本推翻宗教，這是中產階級開始時的局面。所以他們一方面深入宗教摧毀舊的形式，他方面樹立自己可以左右的宗教形式。因此當十五世紀轉到十六世紀時，發生了宗教改革運動，開始了基督教和天主教之抗爭。伴隨着中產階級之革命不是掃除宗教運動而是改革宗教運動。新舊教因有不同的宗教論點，故有不同之教育要求，新教認爲一個人的宗教生活應根據個人對聖經直接之研究，故在教育上要求兒童養成國語閱讀之能力。舊教則主張聖經知識由神父牧師傳導，並不需國語閱讀之訓練。由此可知在新教之發展中每人須有最低限度閱讀聖經之能力，所以在此運動中國語的小學教育得到了一個新的刺激，同時宗教改革中引進了一種新的宣傳方法了即用表冊作宣傳品以期述於一般民衆。一四二三年到一四八〇年還是印刷之發明與改善時期，因此產生了極方便的宣傳工具。馬丁路德於一五二〇寫一篇告德意志貴族書於兩日間竟銷了二千餘冊，此足證當時宣傳之便。同時舊教亦用此法宣傳，這個局面很自然的造成

了閱讀國語之需要。同時印刷進步促進了普遍閱讀國語之可能，二者直接推行了國語運動，間接展開了國語的小學教育，以上是小學教育發展的一個動力。

宗教改革對小學教育之直接影響——宗教改革在英德美對小學教育之影響甚大今分述如下：

(一)英國：宗教改革前，拉丁學校到處設立；另一種非拉丁文的國語學校亦散見於大城中。內容以讀寫算為主。這種學校多半為私人創辦市當局設立的很少，宗教改革波及英國後其直接影響教育者乃消滅了根深蒂固的拉丁學校；尤其在一五四五到一五五二年因教會頒佈條例之頒布，一般人認頌禮是迷信，將頌禱學校一律關閉。餘款創建新校，但事實上舊的雖已停辦而新的久不建立，因之三十餘年後，昔日被取消之拉丁學校均先後復活且有更多的增加。迄一六〇三年英國所有之拉丁學校量數二倍往昔，不過復活後的拉丁學校不僅量的增加且因當時的潮流之波及，質亦大變其趣。其前的教材是拉丁文與宗教知識，一六〇〇年後之拉丁學校分初高二級，初級授以讀寫算，高級授以拉丁文及宗教知識。

(二)德國：德國是宗教改革運動的中心區，所以在此改革有兩大需要：一，新領袖之需求。這些新領袖為了讀聖經原文故須受古典文之訓練，因此發生了古典教育。二，為一般民衆的了解聖經，國語閱讀之教育勢在必需，由此又產生了國語教育。第一種需要勢甚迫切，第二種較緩和；因而國語教育之光輝被古典文逐漸制奪。當時整個重心移到了拉丁文，希臘文和希伯來文，這點在馬丁路德之言

論中與各當地政府之條文中都可看到。一五二四年路德與各市當局之建設書中對教育一項幾乎完全注意在拉丁文上，所以宗教改革在德國影響于教育者是發揚了拉丁教育而忽略了國語教育。其對小學教育之推動非常緩慢，今分三方面陳述之：

第一，宗教改革前德國國語小學教育不為當局注意，宗教改革後漸為政府認可。一五五九年惠滕堡首先頒布了學校條例，但國語小學教育仍為次要，但已得相當位置於學校系統中矣，此後各邦逐漸注意：

第二宗教改革後國語學校在德國城市中一方面位置提高他方面數量亦增加。

第三，宗教改革後德國大鎮市中漸有教閱讀，歌唱和寫教問答之學校設立，雖偏僻之鄉亦有國語推行之組織。

(三)美國——一六二八到一六四〇年英國約兩萬人之清教徒移民到美洲，他們在新英格蘭依新教小學原則創辦國語小學。最初是由各市自由開設，迄一六四二年在英格蘭由中央立法代表會正式規定了各城市開辦小學，但仍無具體辦法。一六四三年中央立法代表大會又重行規定各城市人口按多寡開辦學校這是美國義務教育之第一聲，學校系統之奠基石。從小學教育之誕生——一三三四年直至一六四七年在美國新英格蘭取得正式學校系統差不多是經過四百餘年的過程。

過度時期的小學教育——宗教改革運動的過程中小學教育雖得到不少的推動力量，教育權雖由教會掌握而轉移到國家管理；但此後的小學教育又受到了新的挫折，因而小學

教育之進展又延緩了一百多年。最初中產階級對封建勢力抗爭是爲了加厚其勢力和保證得到最後的勝利計，則勢必將下層民衆集中他們的旗幟下。勢必聯合下層民衆向封建勢力抗爭。換言之，他們必須以下層民衆爲其達到掌握政權目的之主力隊，更推動他們爲其作戰之工具；故此他們多少是佔在民衆的利益立場上。這就是說他們要奪取民衆必須在某程度上謀羣衆之解放，至少須以羣衆解放爲號召之工具。中產階級爲了加強與民衆間之聯絡；爲了鞏固其戰綫；則必以民衆解放爲口號。但等到中產階級既掌握政權之後，則其一切設施盡露其本來面目，此時他們感覺有兩種需要：一，防止民衆聯絡之瓦解，二，防止過分解放，到引起民衆對他們本身的衝突。中產階級爲了防以上兩項情形之發生則不得不度其策略，這策略的轉變即「民衆思想控制」嚴格點講起來這種策略早已萌芽於宗教改革運動中了。宗教改革運動有雙重任務，一方面摧毀舊勢力，控制思想；他方面利用教義來操縱羣衆的行動。在教育方面亦深深滲透了宗教思想，所以小學教育的內容注入了不少的宗教成分，充分的染着了宗教色彩。就是這種力量延緩了小學教育的發展，以宗教桎梏束縛了小學教育一世紀有半，此即過渡時期小學教育的性質。宗教改革我們承認它給與小學教育的推動不少，但我們也不能否認這種推動中却含有不少的阻碍。

過度時期小學教育之教材：

(一)英國當初之教本是：

甲、牛角製的牌子，內內容爲字母與字音。

乙、讀本，中世紀教堂中所用的祝禱文，內有舊約十篇，十戒和教條。

丙、詩歌。

丁、新舊約全書。

(二)德國根據佛拉德大帝所頒布之小學條例如：

甲、讀書。

乙、寫字。

丙、宗教。

丁、唱歌。

戊、算術。

(三)美國西北部之一七六〇到一七七〇年所用之教材：

甲、講讀課本。

乙、詩歌。

丙、新舊約全書。

從上面我們可以知道，整個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末小學教材不外宗教材料，全部充滿了宗教色彩；這是中產階級企圖收回過去民衆的放縱的一種策略。

過渡時期中學教育之方法——各個小學校裏都是教師聽兒童之背誦，以測驗兒童之記憶爲最大目的，無所謂教學方法，他們的工作不是兒童的指導者乃兒童記憶之考試者。這種教法的結果是兒童於數年中只學得讀寫算之初步而已。當時的訓育方法是順應着宗教束縛與控制手段取極端壓迫主義，所謂：「打算兒童明白他作業，除了打他的背是沒有辦法的」這句話很明顯的表示了當時教學與訓育方法。

總之，自十七世紀始至十八世紀末小學的課程，教法和訓育全沒有進步表現出來的。

小學教育任務的變遷——根據上面的事實把小學教育任務的變遷分三個時期說明：

(一)第一期(一五〇〇年—一五〇〇年)，這期是市民階級最初由農奴解放出來，是市民的興起時期。此期中小學教育之作用在充實市民自己的力量培植自己的勢力，此時小學教育是執行着市民們對前期社會治者爭鬥中鞏固集團陣線的任务。

(二)第二期(一五〇〇年—一六五〇年)：此期為市民勢力澎湃時期，此時他們對社會地位的競爭愈來明顯，愈趨嚴重。在此局面之下為了團結一般民衆即使一般民衆由宗教之束縛中解放出來，小學教育在這時期是執行着解放民衆，從而奪取民衆以消滅前期社會治者的理論基礎和思想護符，進而為市民們建設新的理論基礎和思想護符的任务。

(三)第三期(一六五〇年—一七九〇年)：此期是市民的穩定時期，這時市民的力量已抬高。社會重要地位已獲得。於是他們一方面仍注意前期社會治者的殘餘勢力另一方面則注意到一般民衆，為了防止他們過度的解放乃對之加以束縛加以統制，小學教育在此局面下就變成市民們統制群衆的工具，替中產階級執行着麻醉民衆的任务。

由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教育是時時移動的，它是社會之某一方面為中心，隨着此中心而變其目的，內容和性質為一階級對另一階級敵對時之工具，一般教育都是這樣

，小學教育當不例外，不過小學教育發展的過程中各階級的競爭表現的最為淋漓盡致。

(待續)

「美」和「美術品」的鑑賞 嘯天

(一)甚麼是美

無論是在花廠裏，是在繪畫展會裏或是在百貨店裏，常聽到許多關於美不美，愛不愛的談話聲音。究竟什麼是美？你爲什麼愛？這些問題你不問則已，你若一問，一定會撞到軟硬適當的釘子上，說也奇怪有時候一碰到「我愛習『好看』」的回答便沒有再問的勇氣了、賣花的常對他的主顧們說：「花是隨心草喜歡那個隨便挑……」我們仔細想想什麼不是隨心草呢？人生恬淡沖和萬物自然「靜觀自得」「並育而不相害」一朝失意潦倒，定又難免「山川易色日月無輝」同是一片水，在同一個人看來，因時間不同，心情不同，會有「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無言一隊春……」……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兩種味道不同的句子出來說到這兒我想起休謨 (David Hume, 1711-1776) 的兩句話：「美不是在東西裏面，只是在品味東西的人底心裏」「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心境不同，雖有同一的外界刺激的確可生出不同的反應來，同是一棵樹，木匠看了要打量高，低，粗，細，某一段正幹可做棟樑某幾個枝子可做家具，總起來能賣多少錢若買了這棵樹可以看幾分利……植物學家看了只覺到這是一棵葉爲針狀果爲球狀四季常青的顯花植物。畫家看見這棵樹要說：蒼翠勁拔枝幹古老更加上紅牆斷瓦的背景這是多麼好的結構呵！一個

將從歐州回來的學生，走進天津中原公司去，見着一朵滿帶黑霜肥硬而壯大的假野玫瑰花，仔細賞玩若有所思，徘徊不欲去，便開口對那站在一旁的公子似的年輕店員暢論這種花何以有黑霜，產在某山坡上……除了他的愛人怎樣折來這花插在他胸前外一切都向那呆若木雞的店員說了，他越說得有味，那店員越不好意思聽，在店員腦子也不過是一朵價值五元的假花罷了，這兩件事更可看出心境不同雖外來刺激一同亦可生出不同的認識，可見好壞美醜愛與不愛，都不在東西的本身，而在看東西的人的心裏。

原始人有了穴可居，還想居巢，有了巢還想居屋室，有了屋室還要修建宮殿，他們不但求能住還求怎樣住，不但求實用還要追求美滿，一代一代的到了現在，高樓大廈富麗堂皇，單有屋宇之形仍要招工彩滿，本來用磚修造知牆就可用了，偏要加工細刻做成白石欄杆，庭院裏寬廠些就可以跑跑玩玩了，還要修成小路條條鑲以花草，更樹石柱兩棵上刻雲龍左右對立，用盡腦汁計算其位置，這也不過是追求美滿僅就「住」一方面來說很顯然的看出人不但要求活着而且自然的要求活得美滿，活得合乎理想。「功成身退」固然很好，倘若不能時，則「殺身成仁」也不失為美滿。「得一知己」固然可以「死而無恨」倘不可得，在沒有自欺的條件下則「衆畔親離」也不失為美滿，「有情人皆成眷屬」固然再好沒有，倘若不能則耿耿衷心的「情」亦可為本身報酬，在無情中創得有情，在情中更為大理想而犧牲，即不成眷屬亦不失為「美滿」追求美滿的人生乃是比普通人更深進一層，是最真實的最「責無旁貸」的責任。

在這種粗淺的科學觀念和粗淺的藝術觀念最流行的時代，大家有兩個誤解，一個是，舉起「美的獨立境界」為護符，大呼「為藝術而藝術」，盡情浪漫，規避了人之所以為人的義務，一個是以功利為前題以為研究美是耗費時光而作不急之務，以為美是矯揉造作虛無縹渺前者忘却了人生，乃不知所以「為藝術而藝術」。不是為脫離人生的藝術而藝術，乃是為追求美滿的人生而藝術，後者但見科學的空名，沒見到科學所要效力的人生，科學是手段，人生是目的；功利是手段；美滿的生活是目的。藝術對於人的貢獻，乃在能影響整個的作人態度，科學對於人的貢獻，乃是給人以作人的工具，這工具既被利於社會的人利用，同時也被有害於社會的人利用，所以科學背後還要一種規定怎樣利用科學的力量這力量就是整個的根本作人態度。

說到作人態度，我們自然要想到「宗教」與「道德」，「宗教」與「道德」不也是培養人生態度的麼？那麼把「藝術」與「宗教」「道德」混成一氣了，其實不然，我們先由道德說，靠了幾條格言，是不能迫人為善的，有的是好例，為辦慈善事而大發其財，把道德也可做成穩身草，盡量做出喪盡天良的事來，所以好事情不在作不作，是在你樂意作不樂意作，是在你是否那樣存想，樂意那樣存想，不是幾條格言所能作到，是各個人的習慣，是看各個人的口味，口味的高低更是道德之力所不及的了，好廚子作出好菜來，吃慣了，再遇見較劣一點的飯食，便覺得不適口便不樂意吃，這並不是固意吃好菜，是由口味的程度不同，好菜乍一入口也有時覺得不合適，吃得日子久了

，不必我們改換口味，味在潛移默化中改換了我們，藝術對於人的影響也正是如此，一點點漸漸的使我們的反應水平提高起來，遇見一件低劣的事，很自然的不欲去作，很自然的不生作那劣事意向，並不考慮道德不道德，應該不應該，作了怎樣有利或有害，不作便怎樣有利或有害，只是樂意作與不樂意作，把這藝術上的反應水平歸納起來，抽出幾個抽象的格言，便形成道德，一個人勉強作了一件壞事或者作一件壞事而盡力虛飾說：「出於不得已」「受環境的支配」而心坎裏則毫無反感，這個人絕不是一個好人偶爾作了一件壞事，乃根不是好，亦不知好人為何物，「狗咬呂洞賓」不是狗固意咬好人，是狗不知何為好人，以為咬人是應該；並沒有存心不好，也不是存心做壞狗。「狗改不了吃屎」是狗不知屎臭，是狗的反應水平低，所以不能給它規則信條，只有給一種潛移默化的力量，來改換他的口味，闖人家的哈巴狗絕不吃屎，便是一個極明顯的例子。

我們再把「藝術」和「宗教」來比較着看，宗教裏惟一的主宰就是人所不能知的神，「神時常在爾面前」「神主持公道」「神不許人為惡」把整個的人生託附於神或者其他的勢力，倘若把神去掉，則宗教將不能引起大眾的信仰，宗教的勢力也不能如此大，所以宗教絕不像藝術之坦只求得「此心光明」便不假外求了，退一步宗教不以神為後盾亦必以教條來束縛信徒們的自我，或者以為教會祭司等有利可圖，這樣一來由手段變成目的，用僵固了的手段限制「澈內澈外」的宗教精神，使它不能澈底發展，若把宗教滅去

去教會，祭司，神等，正是藝術的本身，藝術精神所寄託的東西乃是藝術品，具藝術家獨創的東西，不必信什麼主義亦不必依什麼信條，乃是順乎自然，自由湧現過去的零星經驗，自由的組織起來，表現在藝術上使一切經驗裏的衝動，如水銀在盤流轉自如，增一分不得減一分不得。

「美」在哲學裏是論理及其實現的，是一種價值之學，究竟這根本的人生態度是怎樣的，什麼樣才算美，我們不能杜撰，還是拿各專家的說法來看看，約略的說有十數條，我逐一探討它。

(一) 凡有「美」的單純性質的都美——這個說法，等於說某物是黑的，什麼黑？黑就是黑，把「美」看成物的固有品德，我們不大滿足。

(二) 凡有特殊方式者都「美」——這種說法如同說上帝一樣，使人無法證明，把美看成物的內在價值，不可分析。

(三) 凡摹倣「自然者都美」——這說法有時很佔勢力，自然固然時常引起美的經驗，可是藝術家對自然絕不是抄襲的，可說是翻譯的，照像機絕不是藝術家畫裏邊的風景也不能當地圖來看，植物學家做的標本也不是高貴的美術品，理至明顯，在這裏不必仔細討論。

(四) 凡善於利用「質料」者都美——質料是被用的用得好像技巧問題，只講技巧不免流為匠人，筆酣墨飽不一定寫好字，聲滿腔圓不一定是好歌，若想發泄內心的美當然更有餘事在內，利用質料不過是一種手段，絕不能是整個的美。

(五) 凡生「幻象」者都美——普通都以為現實太無趣了，乃用

一種方法創造幻象，比如畫一座山，這畫便是山的幻象，「沈而詩酒隱」於書畫「看戲以忘愁苦」藝術是逃出曼柴斯特的不二法門」都是這種意思，然而創造幻象便有價值，則鴉片，馬飛等都有價值了，現世三大禍患（一）是戰爭，（二）是貧窮，（三）是無知，終日惺惺以求知尙嫌不足那裏還有閒心求幻象？這種說法把藝術看得太輕了。

（六）凡有好的社會影響的都美——文以載道的傳統藝術觀念造成「歌功頌德」「代聖人立言」的文章，而缺乏真情流露的文章，在具有善意的人的心裏固然有促成舒適狀態的好處，然而藝術作品的美不美都在社會實效上去找，究竟不免本末倒置。

（七）凡屬「表現」者都美——這派的說法是「直觀爲真，非真觀爲偽；真與偽在藝術上是美與醜，在邏輯上是正與誤，在經濟上是得與失，在倫理上是善與惡，」好像一切直觀都是真的，都是美的，但是真的裏不是還有美不美之分麼？

（八）凡給「愉快」者都美——諸多藝術作品，能引起我們以恥辱，悲憤，哀苦，的心情，本無愉快可言，然而亦不失爲藝術品。

（九）凡激動感情者都美——狂喜狂怒嗜慾無度，都可不假藝術而隨處都是，只以感情激動又何貴乎藝術？

（十）凡使我們接近偉大人格者都美——藝術家的製作，由於當時的心組織，若是技巧純熟適足以充分的運用，則該藝術作品足以爲藝術家當時心境的符號，鑑賞人若

有相當準備，能真正了解藝術作品，亦易引起與當時同樣意見，在這種場合，創作者與鑑賞者乃相歡知音，莫逆於心，所以藝術的教育功用，一部即在使鑑賞者接近偉大人格，與作者真實相見，乃是彼此傳達方面沒有障礙，究竟價值若何。要造傳達過來的經驗了。

（十一）凡使我們態度中和者都美——這一條是比較最透澈的一種說法，越無修養的人越要「拔劍而起，挺身而鬥」一有刺激即刻反應，不但反應更形之於外，越有修養的人，在刺激來時所有衝動停而不發，雖然不發，而隨時有發的可能，這種未發而待發的衝動，便可說是態度，實際生活不困於名便困於利，究竟不若藝術世界容易客觀使於態度修養普通人常犯兩種毛病不是博而紛，便是約而陋，作人也是這樣。每個衝動都肯使它達到目的，率多衝動之間衝突起來，成爲毫無條理的人格，甚而總是以片面的人格見人，這便是人格破碎，故所謂有價值的經驗，產生美的態度，就是在各種衝動未發之前具有毫不衝突的「中」既發之後，則有發而中節的「和」，既中且和，則在作家本身爲有價值的經驗，發表上來成爲藝術品，欣賞者玩味得了可貴的經驗，得到同樣的共鳴，因而經驗中和。

一般人圖這個便是圖那個，總衝動在那裏作怪，一經調和起來便成一和而中的態度，這無所希圖的精神，應事接物當不至利令智昏，常常可以見事物的真面目，法國哲學家柏格森曾說「我們看不見實際事物的本身我們平常總是專門讀一讀事物上面的條子，」貝爾

也說：「我們是在名字，類別與偶像崇拜之時期，」這像徵着沒有真知見的時期，真正偉大的時期以內，我們雖不必人人作偉人，可是大家都拋開「皮相」透視「真相」這還不是真教育所希求的目的麼？

(二) 美術品的鑑賞

上面我們已經把美介紹了一個大概了，但有時內心存蓄的經驗，由於某種外界刺激而想發表，這發表之工作需要工具與技巧，技巧不純熟常辭不達意，心竟，如何會好，不過是一個好人，若想感化別人，也把別的心意改好，便不得不仰賴藝術品了，詩音樂繪畫……等都是藝術品，我們單就畫來說。

我們已經曉得畫是一種心情的符號，所以我們看畫的時候，不宜把畫的是什麼東西眼光看畫。應該體會這畫裏邊是一種什麼情感，也就是體會作者的心情，把作者的態度感覺出來也不是一種易事，所以說創造難知音亦非易事，略注畫裏面的情感有時用言不能傳，即便勉強說出來，充其量亦不過全畫的一個極小的方面，在講出來的大半或者你許聽不懂，因為畫意是不便於說的，能說出來的除了講演稿外別的東西多不能方便，「可意會不可言傳」乍聽來是玄妙得使人討厭，但有時實際情形如此，亦無可奈何，有時我的朋友指着我的畫問「你這是畫的什麼？」我實在難以回答，你要說這是一棵樹，這更給觀者以懷疑的感覺，樹誰沒見過，何必你畫？這是觀者多麼容易入的歧途呢！我們談到鑑賞的態度不能不想到鑑賞的難關上去(一)創作家常要找一種對象，也可說是引出美感的刺激，對象與

作者發生的感情，鑑賞人常不易知道，在普通情形，我們提某一件事物，有嗜好，憎惡，等先入的偏見。究竟作者的偏見是那類不易使鑑賞者了解。

(二) 觀者常捨不了不相干的記憶，正在上課聽講。心裏却玩味着將看過的茶花女的故事，這樣一來無論把秋聲講得多麼有聲有色，你也不能聽近耳朵去，到畫展參觀我們坐的洋車撞了人幾經路警排解才和平解決，這樣你將下車，走進會場，總會忘掉那個被撞者的紅血，這樣還能看畫麼？或者一個將死了母親的孝子他還能鑑賞藝術品麼？

(三) 觀者常有習慣成套的反應，「三句話不離本行」因為本行東西已在心理反應上成了一成不變的方式了，「人莫知其子之惡」因愛兒子習慣成了一套愛子反應，只要在談話碰着一個字，他便大講其子之能幹，技藝，不管旁人注意與否，總是說的有聲有色，即使旁人沒有說到兒子問題他也會轉灣抹角觸類旁通的「水流行到海」談到他那可愛的兒子身上，這種態度看藝術作品，無論他是喜愛也無論他是憎惡總是距離藝術品更遠起來。

(四) 偏見過深，我信某種主義，凡色彩不合的，我都看不上眼然而藝術不是政治主張「殊途同歸」不信什麼，在其個人經驗的中和方面，本無二致，藝術批評的客觀目的，是希望達到「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美」的境地。

(五) 將手段當成目的，凡依某種方法成功的人都希望旁的事物也依同法去作，遇見方法不同的使說不好，這是很常見的事。

總之我們每見着藝術品時應持冷靜，恬談，純潔的態度

，虛心無爲走進藝術之殿堂裏去，我可以希勒的話作結：『欣賞美只是爲欣賞而欣賞倘若欣賞活的東西而求得的心，便不能欣賞美，倘若欣賞模仿的藝術而有目的在先，便不能欣賞美，倘不肯承認想像有絕對權限，不使想像自由便不能欣賞美』

文藝界翻譯之點點滴滴 木木

多年不動筆了，文字生疏得不像樣子，偏巧漢錄的編者硬要我寫點東西來充篇幅，沒有辦法，只好搜索枯腸，寫出下面這樣一篇「四不相」。行篋無書，凡所稱引，俱憑記憶，錯誤自不能免；然而，在這種夾縫中，我又有什麼辦法呢？知我罪我，惟在讀者。

在這個標題之下，我並不想說那些「意譯」「直譯」，或什麼「神譯」的問題；我只想談談現代文藝界翻譯之疏忽和唐人翻譯之謹嚴。

像我們這種不懂外國文或僅認識幾個字母的人，而想看外國書；自然祇有借重那些翻譯家了，可是不幸，這些譯者所給我們的是什麼？聰明的讀者啊！只要我們稍稍留意於時賢的批評，就知道他們所賜於我們的——除了一小部分外——只有一些不可原諒的錯誤與疏忽！

我們就以郭沫若爲代表來說吧：（自然我們也知道好幾年以來，郭氏已不從事於這一門的翻譯了。）他曾譯過世界上幾部有名的文藝作品，他是國內有名的作家，而且他又懂得好幾種外國語，照理所翻譯的是可靠的了；然而不然，真出人意料之外，他所翻譯的東西，幾乎部部都有問

題！

除了亞摩客耶魯拜集是由英文重譯的，那裏面的錯誤，經閱一多在創造季刊上發表了一篇批評指出而他自己把她彙集在書後附註中不算外，其餘的像歌德的浮士德，少年維特之煩惱，曾經張蔭麟指摘過，（註一）施篤謨的茵夢湖也會經朱庚在他自己譯的一本序文中用比較的方法批評過，在那裏面我們可以知道郭氏錯了多少，（註二）至於高爾斯華綏的鬥爭，（註三）則更錯得不得了，也疏忽得不像話，原文的一大段，一大段在譯文中都不見了！（註四）煤油，據我的一位同學說，只就前幾面看來，那裏面的錯誤就不少。（註五）我自然不是說，只有郭沫若有錯誤，（註六）也不是說完全沒有好的譯品（註七）不過，爲求全起見，我總希望譯者慎重將事，弄得完全沒有錯誤才好。

在這兒，我想起了唐人翻譯佛經之謹嚴了。

據蔣維喬的中國佛學史上面說，唐人翻譯時，絕不僚草從事，他們仔細地工作，等待全部都譯完後，他們還要請各專家來修正。譬如說吧，一位深通內典的老僧慎密地譯完一部書後，他就拿到精通梵文的同道看看，在翻譯的當兒，他並沒有弄錯原文的意思。其次再拿到一位中文非常好的人看，他的譯筆通不通，流利不流利。最後再拿到三位對於佛教哲理有深造的人去審查審查，他所翻譯的這部東西，喪沒有喪失這部書的原意。這樣一來，表面上雖說是一個人翻譯；實在說來，無異於許多專家共同來從事於這一種工作。用這種方法來譯書，疏忽和錯誤的地方，當然是很少的了。其實近代人用這種方法來譯書的也不

是沒有，據我所知道，嚴復就是一個！不過後來的人馬馬虎虎地譯完了一部書，即刻想去賣錢，那裏還有工夫去請專家修正，這種『急就章』裏面的錯悞，那裏能够免哩！（註八）

我個人覺得不僅譯書如此，即著書也應該如此，你要知道：爲了學術，爲了自己的責任起見；我們都不應該以一種潦草做成的東西去騙讀者哩。歷史家陳垣即是用這方法來著書的，我曾經眼見他把他所做的一篇文章送給我的一位老師去審查。據人說陳氏所做的東西都很精密，其原因即在于此。——自然，他的學識，他的謹慎，也都有關係。

我們爲什麼不虛心下氣地學學他這種方法呢？不過，這又成題外的話了，我們還是回來談談關於翻譯的一些玩意吧。

我們的譯者，除了上面所舉的過失以外，還有一些人犯了下面的謬誤。那就是，他們認爲只要懂得某一種文字，就可以翻譯某種文字的任何著作。其實天地間的事那就那樣簡單的！

聰明的讀者啊！假如你要翻譯的話，除了神通某國文字和能够盡量地運用本國文字，爲必需的條件外；你還要對於你所要從事于翻譯的那們學問，有相當地認識與素養！如其不然，字句雖無錯誤，可是，還不能算是一部完善翻譯本。譬如說罷，陳啓修是東京帝大的學生，日文自然是很可靠的了；可是，他用勺水的名字在大江出的幾本翻譯的日本小說，實在不大高明。因爲他是在用寫經濟學的文章來翻譯小說，呆板板的，把小說中傳神達情生動の意味

都喪失了。這如何能行？！

所以實在地說來，翻譯是一樁極難的工作，有時簡直比創作還難！除了不能喪失原書一絲一毫的意義以外，翻譯出來的東西，本身還得是一件文藝的作品。心領神會，筆下又要來得，你想多麼難！

上面我不是說過波斯詩人亞摩客耶嗎？好，現在手邊恰有鄭振鐸的文學史綱，我就抄一段以翻譯而成名的詩人的記載來作一個例；

『這個詩人是菲茲格拉爾，他的得名不是由于他自己的作品，而且又是偶然的，以一個翻譯的文人而能在文學史上佔一個堅固的地位，這實在是一件很希奇的事，而菲茲格拉爾卻是如此。他于一八五九年從波斯文中，譯了亞摩客耶的魯拜集，當時幾乎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這一部小小的詩集，（按該集內包含四行詩一百五十八首，故云。）譯者也沒有想到他是如何的偉大。直到了後來，羅賽底與史文葆發現了牠，才漸漸的有人知道，至十九世紀之末，魯拜集乃成了少年文人無不手執一冊的詩歌聖經了。這時菲茲格拉爾卻已經死了。這部詩集實不僅是翻譯；菲茲格拉爾使牠成了一部超出的翻譯以上的英詩名著了。』

我們的翻譯界，老是這麼下去，真是一個不好的現象；照我的愚見說來，政府應該統制翻譯，無論什麼人，譯完了一部書，都得先送到統制機關（註九）給專家去審查；審查無誤，給了證明文件後，方才允許出版。再使那些凡欲從事於翻譯的人們，事先定一個詳細的計劃，有系統的介

紹，不准東譯一篇西譯一本的亂來，假如能够辦到這一步的話，我們對於東西洋的學術才能真正的認識——至於我們這些不懂得外國的人，少花些冤枉錢，少上些當。

註一：張氏在大公報文學副刊上曾發表過一部份他自己譯的浮士德。

註二：郭氏係由德文有直接翻譯出來，朱氏也根據德文本批評，故比較可靠，至於張友松的譯本，則係由英文本重譯出來的，我們當然不能相提並論。

註三：也許是銀匣，或者法網，這我記不清了。

註四：據魏肇基說，他也曾譯了這一本書，後來郭氏的出版了，他震於郭氏的大名，就把他自己的譯稿放在篋底，某日看到郭氏的譯本，才知道原來如此！魏氏的批評載在某期的一般（現已停版）上，他曾一條條地指出郭氏的錯誤，我記得非常之多。

煙五：幸克萊追求者的譯者曾廣淵。

註六：就是一般人所稱為翻譯聖手的伍光健替商務譯的英美名家小說選中，也有錯誤。評文見大公報文學週刊（？）茅盾的火線下（？）據友人說——常有一段段的脫落。至于趙景深在柴霍甫短篇小說集中，把『天河』譯成『牛奶河』那是衆人週知的事。像這類的很多，不及備舉。

註七：像趙元任阿里思漫遊奇境記，方光燾姊姊的日記，林語堂賣花女（此書攻擊現代教育之缺

欠極烈）夏丐尊愛的教育綿被，劉半農茶花女，夏康農的茶花女（劉譯為戲劇，夏譯為小說，同為小仲馬著。小說先出，戲劇乃是仲馬為他的一位開劇院父執編的。因為體裁不同的關係，描寫和結構方面，都有不同的地方。最好為兩者對看，先看小說，後看戲劇，他們可以告訴我們，同是一樣的題材，在小說和戲劇中的應用，有如何的不同。）曹靖華的烟袋白茶鐵流等。——據魯迅在該書跋文中說，曹譯本比日德譯本都好。我聽得勞人說，在許多翻譯俄國作品中，以曹氏為第一，曹氏所有的譯本，都是從俄人直接譯出的。其餘的像魯迅的，以及沈端先譯的幾部新俄文藝理論都很好。

註八：他們這樣一大段一大段脫落的原因，我想是這樣的。他們把原文看了一大段後，就不再看原文而動筆來譯。看完後再看第二大段，一不留神，中間就漏了一段。

註九：目前國內有兩個編譯機關。一個是國立編譯館，一個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不過，牠們的章程我沒有看見，不知是不是我所說的那種統制翻譯的機關。

這些註都太煩碎了，不過；爲了眉目清晰起見，又不能將他們盡數插入正文裏，所以就這樣寫下來了。

四月六晨早於塞外

孟東野年譜

李士翹

一、引言

東野以詩鳴於中唐；生逢天會，內而家徒四壁，外而河山破碎，遇合遭際，盡是逆境，身受膚感；將是種苦痛一洩于詩，誠可謂善鳴者矣。唯其人諸書語而不詳，茲援讀書知人之義，取東雅堂昌黎集，勒成東野年譜一卷。表末附輯歷代東野詩評。學海之涓滴，秦邱之細壤；其于治唐代文學者不無幾許方便，罔敢云著述也。

二、年表

新唐書一百七十六卷云：『孟郊者，字東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為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濼，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徘徊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鄭餘慶為東都留守，畧水陸轉運官。餘慶鎮興元，奏為參謀。卒年六十四。』

按東野籍貫舊唐書作雒陽人，唐才子傳同。舊唐書卷一百六十韓愈傳云：『愈性弘道與人共榮悴不易，少時與洛陽人孟郊：』

唐玄宗天寶十年（七五一）東野一歲
 家庭扮母裴氏。

註一：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云：『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乙亥貞曜先生孟氏卒，卒年六十四。』
 以是推算，東野當在大寶十年生。

註二：東雅堂昌黎集貞曜先生墓誌銘：『先生生六七

年」句下注云：『天寶十年郊生』

註三：貞曜先生墓誌銘云：『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璠，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

天寶十一年（七五二） 二歲

天寶十四年（七五五） 五歲

是年安祿山史思明反。

肅宗至德元年（七五六） 六歲

至德二年（七五七） 七歲

肅宗乾元元年（七五八） 八歲

乾元二年（七五九） 九歲

肅宗上元元年（七六〇） 十歲

肅宗寶應元年（七六二） 十二歲

代宗廣德元年（七六三） 十三歲

代宗大曆三年（七六六） 十六歲

韓愈生，小東野十七歲。

大曆四年（七六九） 十九歲

德宗建中元年（七八〇） 三十歲

貞元元年（七八五） 三十五歲

貞元四年（七八八） 三十八歲

是年李習之荐東野于張建封。

註：東雅堂昌黎集孟生詩下註云：『貞元四年建封鎮徐州，李習之嘗以書荐東野』其句云：『郊將為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二者將有一于郊，佗日為執事惜之。』

是年賈島生，郊寒島瘦，東野聞仙並聞于世，東野集中有

戲贈先本詩二首，即贈閻仙也，東野卒後，閻仙有哭孟郊詩。

貞元八年(七九二) 四十二

是年韓愈李觀同舉進士，東野有贈李觀詩自註曰：『觀初登第』。

貞元十二年(七九六) 四十六

是年呂謂知舉，東野李程榜進士。『擢第後東歸書懷郎坐主呂侍郎』，『登科後』，蓋作于此時。其賦坐主呂侍郎云：『昔歲辭親淚，今爲戀思泣』，按東野屢試不第，前此有『落第』，『再下第』，『下第東歸留別長安知己』，『失意歸吳田寄東台劉復侍御』，諸作，『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刃傷』。(落第)『一夕九起嗟，夢短不到家。』(再下第)『失意容貌改，畏塗性命輕，時聞喪侶猿，一叫千愁並。』(下第東南行)皆其落第後之苦吟也。至其登科後『昔日齷齪不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朝看遍長安花。』別另一番氣概矣。

註：東雅堂昌黎集真曜先生墓誌銘云：『貞元十二

年呂謂知舉登第，年五十四。』辛文房唐才子傳

云：『貞元十二年李程榜進士，時年五十矣。』

新唐書云：『年五十得進士第。』按東野天寶十

年生，至貞元十二年，當是四十六歲，三說恐是

推算之差。又東雅堂昌黎集荐士『酸寒漂陽尉，

五十幾何鬢。』句下注云：『貞元十二年呂謂知

貢舉，郊年四十六中進士第。』據此，可知四十

六說不悞。

是年韓愈從宣武節度董晉，作觀察推官，東野汴州別韓愈作子是歲，韓愈有答東野詩一則，有句云：『人皆餘酒肉，子獨不得飽。才春思已亂，始秋悲又攪。朝餐動及午，夜飢恒至卯。名聲暫藉麗，腸肚鎮剪燭。古心雖自鞭，世路終難拘。』

貞元十三年(七九七) 四十七

東野友人李觀卒，東野有哭李觀詩。

註：東雅堂昌黎集答李秀才書注云：『李觀卒貞元十

年』。按東雅堂昌黎集北極閣贈李觀注云：『觀

字元賓，其先隴西人，貞元八年與公(韓愈)同舉

進士。』李元賓墓誌云：年三十四舉進士，三年

登第，又中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

十九卒于京師。據此，貞元十年之說未是，當在

貞元十二三年也。

貞元十四年(七九八) 四十八，

東野友人李翺習之登進士第。

貞元十五年(七九九) 四十九，

東野友人張籍舉進士。

是年韓愈從董晉表出汴州，依張建封于徐州，因被留以職

事。

貞元十六年(八〇〇) 五十

是年東野家居奉親。韓愈與孟東野書云：『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

是年東野友人；張籍在和州居喪；李習之結婚。

註：東雅堂昌黎集與孟東野書題下注云：『公貞元十

五年從董晉喪出汴州，依張建封于徐。因被留以

職事。此書常在十六年三月作。』又與孟東野書

云在：『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

張籍：和州居喪』……

貞元十七年（八〇一）五十一

東野爲漂陽尉，甚快快。韓愈送孟郊序，蓋送其任也。有

句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

天者以解之。』漂陽唐興寺觀菴薇花同諸公餞陳明府，同

漂陽宰送孫秀才，漂陽秋霽十三詩，當是漂陽尉任內作。

註：貞耀先生墓誌銘云：『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

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卽去，卅四年，

又命來選，爲漂陽尉。

是年韓愈調四門博士。

貞元十九年（八〇三）五十三

韓愈貶爲陽山令。

順宗永貞元年（八〇五）五十五

是年東野有『乙酉舍弟扶侍歸興義莊獨止舍侍替人』一詩。

憲宗元和元年（八〇六）五十六

東野是歲從河南尹鄭餘慶奏爲水陸轉運從事，試協律郎，

註：東雅堂昌黎集貞耀先生墓誌銘云：『去尉二年。

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轉運從事，試協律

郎。』其下注云：『元和元年十一月，以鄭餘慶

爲河南尹，水陸轉運使李翱，分司洛中，與郊善，荐之。』

是年六月韓愈自江陵縣入爲國子博士，至長安時在七月，

與東野聯句，題曰納涼聯句。韓愈有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

句，與東野同吟，時在元和元年秋季也。

會合聯句亦作于是時，係東野與韓愈張籍張微會于京師所

作也。

秋雨聯句此詩亦東野與韓愈同作，時蓋在元和元年。昌黎

有句云：『因思征蜀士。按憲宗元和初命高崇文討劉闢于

蜀故有此語。

城南聯句作于元和初亦爲韓愈與東野所製也。

註：東雅堂昌黎集聯句類下注云：『諸聯句多元和初

作。』

註：東雅堂昌黎集納涼聯句下注云：『公（韓愈）元和

改元六月，自江陵召入爲國子博士，至是年七月

；與東野會合京師聯句。

註：昌黎集：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句』下注云：『聯

句復與東野同作，當亦在元和元年秋也。

註：會合聯句下注云：『公（韓愈）召爲國子博士，與

張籍，張微，孟郊會合京師而有此詩。

元和三年（八〇八）五十八

是年東野遭母喪之變。同年東野復失子之痛。所作『杏塲

』，及哀幼子等詩，皆傷悼之作，厥詞甚悲。韓愈作『東

野失子慰之，其序云：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輒失之，幾

老念無後以悲，其友人昌黎韓愈，懼其傷也，推天假其命

以喻之。」

註：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云：「母卒五年，而鄭公（餘慶）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按元和九年以餘慶爲興元尹，以是推算，東野喪母當在元和三四年也。

註：昌黎集「東野失子題下注云；東野爲鄭餘慶留府賓佐在元和二三年，此詩當是作也。

元和四年（八〇九）五十九
韓愈任都官員外郎拜河南令。

元和五年（八一〇）六十

東野友人盧殷卒于是年十月，東野爲文弔之。

白居易「與元九書云」：「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郎。」

元和六年（八一〇）六十一

是年東野罷水陸轉運從事。有「戲贈先本」二首，蓋作于是歲。其年韓愈有「醉留東野」一詩，其句云；「東野不得官，白首跨龍鍾」

註：昌黎集「醉留東野」註云：「東野前一年方罷河

南水陸轉運從事」。

元和九年（八一四）六十四

東野卒，無子，妻鄭氏，有弟二曰鄩，曰郢。

是年，鄭餘慶爲興元尹奏爲參謀試大理評事。娶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闕鄉，暴疾卒。幸文房唐才子傳云：張籍諡爲貞曜先生，門人遠赴心喪。郊拙于生事，一貧徹骨，表褐懸結，未嘗僂眉爲可憐之色，然好義者更遺之。

註：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云：「唐元和九年，歲在甲

午八月乙亥，貞曜先生孟氏卒。」（待續）

小學教師的面孔

劉國和

真是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我自脫離學生生活以來，差不多已經六年了，在這六年中，說句良心話，何嘗作過一次文章呢？多年來既沒有那種練習，況且當年做學生時，根本對於作文這一途上，就難找到我的影兒。這次漢鋒社諸君，居然來信要我貢獻點東西，這真使爲難了。說幾句吧；肚子裏實在是在掏不出些甚麼來；乾脆不說吧，又覺得於人情上下不去。沒法子，只好把臉皮拿下來，暫且裝入衣袋中，在寶貴的篇幅上去一丟醜吧。

題目算是胡亂想了一個，因爲談別的問題，實在有些不配，祇就小學教師的面孔上，胡謔幾句好了。

小學校的兒童，誰都承認是無價之寶。國家民族前途的命運如何，完全繫於他們的身上。那是多麼要緊呢！而這些潔白的兒童們的一生幸福，固然操之於父母者有之，但與小學教師的關係，又誰敢說是不重大呢。如此，則小學教師對於國家民族所負的責任，便不可說是小了。

最近幾年來，德國一般朝野人士，說過這樣的一句話，說是：「德意志現在能够復興，應歸功於小學教師。」這是爲什麼？他們說：「現在國內的愛國份子，能够振興國勢的好國民，多數正是大戰後的那些小的兒童們。而那些小的兒童們的栽培成人，都是出於小學教師之手呀！」由此可見小學教師對於國家民族的密切關係了。

我們由小學兒童已經明白了小學教師的責任重大，那麼身為小學教師的人們，對於自己的一切言行，便應該要特別注意。因為兒童們的言行是要處處模仿他們的教師呢。

以我個人這幾年的經驗所得，認為做小學教師第一件要緊事，是要先注意自己的面孔。普通教師對學生的面孔，不外「嚴不可犯」與「和藹可親」兩種。現在分述於下：

面孔上常現那「嚴不可犯」的樣子，我可以大膽的說句冒失話：『小學教師中十之六七是那樣的。』這在教師個人往往以為是對的，認為非如此不足以威攝學生，其實這完全是錯誤的觀念。兒童之能夠向上進取與否，並不是以教師的威風與不威風為轉移啊！

舊日的私塾，學生往往認為是人間地獄，躲之惟恐不及，一提到念書，簡直是「不寒而慄」呢。推其原因，還不就是為了教師的「嚴不可犯」所致嗎。我們想，在那樣的情形下，兒童的身心方面，如何會有發展？如何能使他們成爲一個健全的國民呢？

尤其是那初入學的兒童們，在未入學校以前，他們的企望是很大的，認為學校中有許多新的小伴侶，快樂是無窮的；及至一進校門，被教師的冷面孔迎頭一擊，首先便種下了一個畏懼的心理，結果他的天真便不能完全顯露於外了。精神上根本不會感到什麼快樂興趣，其他一切就可想而知了。

「和藹可親」這四個字，使人聽見就覺得悅耳，至於目睹那樣的情狀以後，那種欣慰的樣兒，閉目也可想見了。

兒童的心理，我們誰都知道都是喜悅的而怕見森嚴與愁苦的，如果處處給他們以和藹的印象，那他們的精神上是如何的興奮呢。兒童祇要一興奮，你就是施以怎樣的的教育，還怕不收圓滿之效果嗎。

教師的態度「和藹可親」，兒童無疑的就願意和他接近。接近的機會越多，實施各種教育不就容易多了嗎。到那時，無論怎樣莽野的兒童，也不難就範了。什麼是威嚴，乾脆就使不着。

所以我說，爲小學教師者，萬不可持那「嚴不可犯」的面孔；必須要處處表現一種「和藹可親」的樣兒才是。小學教師面孔的「和藹可親」，既然與兒童的關係那樣重大，那麼我們對於這一點便絲毫不能加以忽視啊！

另一方面說，究竟該怎樣的作法，才算得是「和藹可親」呢？不分時間地方，只是整天價一味的嘻皮笑臉，就算是「和藹可親」嗎？不啊！那樣是有失教師的尊嚴了！——這個「嚴」可不是嚴不可犯的「嚴」——同時兒童也會因此養成了不良習慣也同樣的變成變態的不自尊重了。小學教師的面孔的「和藹可親」，換句話說，就是要持那溫柔安詳的態度，要具有那慈母愛子樣的態度才是。那樣一來，兒童對於教師的愛情，自然會日趨濃厚，而且走入那正常的途徑中去了。這樣欲收教育上之美滿效果，還不是「指日可待」嗎。

驢唇不對馬嘴的東拉西扯，一場糊塗，好也罷，歹也罷，醜是已經丟了。希望讀者對於我那胡說的地方有以諒之！

一個窮困的農村小學校 沛霖

每天在窮忙中討生活的我，寫文章不只是能力不成，就是時間也不允許。誰想到事真湊巧，麻繩竟從細處斷。昨天新民君坐談，說漢鋒月刊最近重新改選了，他担任社昨：篇幅擴充了一倍，時間也非常倉促，恐怕不能如期發刊，要我寫一篇文章，還要限期交卷。當時我真受窘。當個小學教員就够忙了，何況自己兼負全校事務的責任；生活早已被窮忙逼迫地失了常規；因此絕不敢冒然允許，但是又不好意思屈情，只好把堆積案頭的公事擱在一邊。還幸今天是个禮拜，課堂上既沒有功課，校裏又沒有學生的騷擾，權當禮拜不上街，坐在屋裏，來作這莫奈何的勾當。可是提起筆來，又三句話不離本行，無形中就跑到教育的圈裏；然而教育是千頭萬緒，真是一部二十四史該從何處說起呢？索性不高談甚麼理論了；就在僻居口外的農村實小，找幾個實際的問題來談談，聊供一般熱心的教育家去研究。向來理論和事實本不是對抗的；可是，事實不能符合理論，或是理論不能映照事實的情形，又是常常遇到，而並不希奇的。以此，這些耐人尋思的實際問題，或值得注意的必要！

我們知道經濟為一切上層建築物的基礎。如果基礎穩固，上層的建築物，當然也會堅牢；不然，基礎動搖，上層的建築物，萬無穩固之理。何況站在完全消費性質的教育，尤其不能離開經濟之力的。這話的意思就是說，經濟如果充裕，基礎隨着穩固，而教育自會向上發展；反之，經

濟缺乏，基礎不定，教育一定不會有良好的結果。我的要述說的這個學校，每月僅有二百零四元的經費。除了農場部分：園役的工食，雞羊豬的飼養費，及子種雜費的開支而外，教學部分的開支，所餘的只不過一百八十餘元的數目。來支持這七個年級，一百三十多名學生的完全小學，我想無論怎說總不能真是充裕的吧。若是再比到省垣的幾個小學校，相差更其太遠了。經費最多者，如省立二校，每月支洋三百九十二元，要差一倍有奇；就以經費最少，高級僅有一班的省立三校，月支洋二百五十一元，也要差三分之一的樣子，都是省立小學校，而經費異常懸殊，這或許是都市鄉村之別也未可知？（僻居鄉村的學校受窮果然是分內應當的：那當然就無話可說了！）

此處仙看窮困中怎樣的掙扎？也就是怎樣的支配這區區的經費呢？除校長而外，有三個複式級任教員，作者就是其中之一；還有半個科任教員（因為是兼任的關係），教員每月共支薪水八十二元，平均每人二十元有奇，學級的編制，是把七個年級，編成三個學級；複式教學，固然不甚出奇，但各年級的人數卻又參差不齊，比如高級部的人數不多，編成一個學級還不成問題；可是低級部的人數特多；一上級和一下級（幼稚生）各有四十餘名，因此問題就發生了，一上級和入數十二的四年級編成一個學級；一下級和入數二十二的二年級編成一個學級。每學級五六十人，雖不算多，但容在那個破廟改造成的又狹又小的教室裏；不免擁擠地要叫喚起來；每個長不足三尺的長條書桌，本來坐兩個人，就够小了，可是非坐三人不成，

講桌也因為地方的關係，不得不置之牆角：這一點倒時髦了，因為近年來有些時髦的學校，故意置講桌於教室之角壁地方。可是人家差不離都是單式，我們則為複式，這又未免失於效顰之嫌。此外還有為數九人的三年級沒有着落；擠來擠去只有附設到高級部了。但是三十三年曾有一度四五六編成複式的學校，當經教育廳督學的視察，受到指責，認為不合教育原理。這次又編成三五六的複式；前後沒有甚麼分別，不是徒惹上峯的麻煩嗎？可是話是這樣講，誰叫你沒有辦法呢！學校當局不是沒有注意到的。當時呈請附設義教短期小學實驗班，奉批緩辦；繼請增加臨時經費，亦未予照准。因此就不顧教育原理，只好將就下去吧！

目前農村經濟崩潰，農業凋弊，已成了舉國普遍的現象。實際上說，站在飢餓線上的農民大眾，究竟怎麼地鬼混着，這就恐怕不易了解了！簡言之，他們的生活，簡直失去了人的意味，就是偷生呢！就以對待子弟的責任上說，他們十有九是不能盡責的。東窪村和東灣子兩村約有三百戶人家。七歲至十四歲的學齡兒童，男女共計一百九十名，入學的才有一百三十餘名，約佔學齡兒童總數百分之七十；佔百分之三十的未入學兒童，不是沒有衣裳穿，就是缺乏東西吃。學校當局也曾用強迫手段催其入學；但他們都有話應答：不是出門學藝去了，就是在家裏拾柴供電；再不，就是跟車拾糞呢。假如催得緊了，不得已寧願到縣府去服役，也不願餓着肚皮送子弟入學。並且他們也都異口同聲地說：「天下惟有讀書好，我們不是不知道的；可惜沒錢就難乎為情了！」

因此，任憑你強迫辦法想得怎樣高明，實行得怎樣嚴厲，但對於一般少衣無食的窮小子們，恐怕也無可如何。就以察哈爾省強迫學齡兒童入學辦法，第三條規定大意為：凡已達學齡兒童，應入學而不入學者，應對其家長或保護人，予以書面勸告；無效，則榜示示警；仍無效，則實行罰鍰；如無力交納罰鍰者，得易以服役，但受罰後，仍得令其子弟遵限入學，這種辦法，一步緊似一步，不能說不高明，表面看來，老百姓那能經得起這樣的恐嚇！一定會發生效力。然而老百姓是抱定死活相等，你雖有千法妙計，但他也有一定之軌，而結果，也只有言之諄諄，聽之藐藐罷了，先學兒童的家庭，固是這樣窘迫了，而入學兒童的家庭狀況，也未必見得好多少；只要留心一點就可以清楚的，雖然送子弟進了學校，可是大多數無錢購買書籍用品；然而事實上又不得不買，因為廢除教學課本的運動，尚未普及全國，當然是不敢冒然實行的，學校經費如果充足，倒可由校方出於津貼，也就沒有問題了，但是學校其他的開銷，還拮据的很呢！在這種情形之下，學生的用品消費合作社即應運而生，組織的意義，固然是謀消費者的便利，省錢，以及訓練學生的做事能力，與普通學校的消費合作社沒有甚麼分別，但牠實際的作用還不止此；藉學校的老面子，向各書紙店賒來貨物；不論是有錢的，或是沒錢的，都可到社裏購買他自己常用的物品，先買到貨，然後慢慢地給錢，這一點利益，在其他消費合作社的消費者，恐怕就夢想不到了！究竟買去貨的都能給錢嗎？却發生疑問了，終久那些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納錢者，到了

不能再遲延的關頭，學校沒有辦法，只有替他們償還，這當然又給學校裏添了多少的困難，以下再舉幾樣鎖碎的事，或者就更明顯了。

字典是學生最常用的東西，國音學生字典，在特價期僅售洋一角五分，他們多無力購買。作者曾向他們提議：把個人押歲錢都積攢起來，不要動用，以備購買字典之用，他們非常忠實，都能把叩頭拜年得來的三角兩角的押歲錢，小心翼翼地交到他們的父母手裏，以為是最保險的了，總可以得到買字典的目的，誰料他們的父母移作別用，他們十有七八都失望了，沒有辦法，消費合作社還得給他們想辦法，消費合作社裏除書籍用品部以外，另有食品部，由學校的廚子蒸上饅頭，不賺利，現錢賣給他們，三枚銅元一個，吃了可以支持半天的餓，可是一百三十多個兒童能够享受者不及半數。由此可見那半數的兒童窮的連三枚銅元也沒有，真可以說是窮極了！

眼看四月四日就到，別的學校都忙着做製服，買帽子，鬧個不休，本校的學生難道不知體面嗎？不過困於經濟，也就無可如何了！全校的兒童能够勉強做制服者還不到二十名哩！做一身制服，為數一元上下而大多數的兒童竟享受不到，幸而本省兒童節籌備會商討到這一點。沒制服的兒童，可以便衣參加，不然這個專為兒童謀利造福，轟動全國的兒童節，他們竟沒有資格參加，該有多麼可憐呢！唉！學校自恨經費缺乏，不能替兒童們謀完全的福利，無力供給他們的書籍用品，零星食品以及制服之類的東西，實在遺憾的很；記得去年兒童節前末主席賞了一萬元，

一部分供作全市兒童做制服之用，這種懿行善舉，的確值得欽佩，可惜其餘的那一部分款子不知做何用途，兒童們直到現在也不得領受其恩惠！

最後再說農場的情形，農場的範圍，不僅狹小，並且是老媽抱孩子，還是人家的，每年墊上人工茶飯，收穫的純利還不足償還地租，及購買糞土的開銷呢！這話外人聽了恐怕不會相信的，以為農場是生利的寶庫，怎會賠錢呢？實際上農場的農作物，多係實驗性質。所產者非售品多，可賣品少；其中有育苗實驗，穀類實驗，花卉實驗和蔬菜實驗，出售品僅有蔬菜類，充其量不過佔上四分之一，還能生利多少！農場的副業，有養蜂實驗，因為設備簡陋，缺乏採蜜用具，只得從事分封，去秋業已分成六箱，但養蜂意在採蜜，不重分封，以此去秋曾向教育廳呈請購買採蜜用具臨時費，為數僅六十元，亦未蒙允准，只得坐失厚利，萬沒想到去冬天氣特寒，又以設備簡陋，六箱之中僅有一箱勉強越冬，其餘五箱都歸命盡了，俗語說得好，「無本難求利。」確實不錯，其他如雞舍，兔舍，豬欄，羊圈，裝置改良，諸處需款，奈以無可籌措，只有畫餅充飢，聊以自慰而已！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寫於省立農村實小

一個應該提出來共同討論

論的問題

帶銘

在我沒有將這個問題明白的向大家說明以前，應當先有幾個假設的立場寫在下面，以便幫助對於這個問題的觀察與評判。

一、站在教育的立場上說，這個問題的事實是應該存在的，並有絕對存在的價值，關於這一點也不能以「因噎廢食」的觀點來判斷。

一、站在學校實際情形上與學校行政上說，這個問題的事實也有存在的必要，對於行政方面並沒有什麼阻礙。

一、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上說，並以過去衆人共認的事實來做根據，這個問題的事實在某種情形之下，且沒有存在的必要，絕對不需要這個事實存在，（僅以師範的附小爲限）

一、站在個己的立場上說，大約是因爲自己的才疏學淺，不能應付裕如，否則絕不會有這個問題出現。

一、站在教育家的立場來說，這個問題的事實，在可能範圍中，絕對不許他存在。根本對於教育原理中的學習律中，發生些衝突。

好了現在讓我吧這個問題提出來吧；應該如何進行，始能不減少學者的興趣，集中學者的注意；并對所授課程於進行的過程中，不受任何影響，在複式班教學當中。

關於這個問題的事實在進行中，所遭遇的困難是這樣

一、在幼稚生與二年生合上游戲的時候，所擇的遊戲材料，如果太淺；也就是太簡單，二年生便感覺厭倦，無意味，當然更無興趣可言，如果較深，也就是比較繁雜些，那末幼稚生也覺着無意味，厭倦，可是這種厭倦，無興趣，確係因作不來，不會作的緣故所生，因此在一段教學過程中，好像無目的，無意義的進行着，至于其結果當然不言而喻了。若要分開各作，未免有點奇特，沒有聽見有遊戲課中也用助教的事例，不然一人何能兼顧。

一、在幼稚生與二年生合上唱歌的時候，也發生同樣的感觸，其癥結所在與前相同。

一、在其課程中，除去勞作一項，也未嘗沒有困難存在，的確在僅僅半點鐘一節的作業中，如果對這方說話多些。便對那方欠缺照顧，如果對那方多講一些，而這方也同樣無事可作。不過這還是小問題，最感困難的是一節課業中，不能有一個段落的成績獲得，並且很感棘手而不得不如此的，便是很呆板很苦悶的，在一個時間中，爲了顧及地方，向行施的默寫與閱讀。的確在初入學的兒童中，他們能够很安靜的聽話嗎？很守秩序的坐着嗎？兒童須要動，不須要靜，我想任何一個執教者也不能否認這種情形。

如果再深究到本校的情況，第一有地方，第二人多（教者），調動便利，若以「非至不得已不設立複式班」的話來印證，實際上確是不需要複式班的設立。不過目前因爲某種關係還得非設不可，或者附屬小學校中似應有複式班的設立，以供研院，而利教學，可是實行來，「我自己」

所感的困難是這樣。

然而有了困難是不應該不設法解決的，那末「我自己」所想出的解決方法是怎樣的呢？不妨也寫在下面：

一、在二年級與幼稚生的合班中，對於教學過程不妨偏重二年生，也就是以二年生為主體，以幼稚生為附屬。無論如何幼稚生於今年後期仍須復讀一次與此時相同的書籍，絕對不會跳級入二年生。

一、在目前對幼稚生設教，僅可以獲得能守秩序，能略領書中字句，能運用筆類，能知校中規矩，能守校中規矩，能知團體生活中所寓有的美德，並培養之為具體的活動，似不必到書本中，死氣敗力尋求知識，深究意義，本來幼稚生為一年生之前身，尤如大學中之附中一般，不過是程度不同而已。何況幼稚生更需要多量的「動」呢？

一、在遊戲課中，斟酌情形，也可利用助教，二、幼，分別各作，這樣在精神上，趣味上，始較比痛快些，（試驗結果如此）。

一、課室中，為減默寫與閱讀（除國文）之單調無味，有時代替以他種工作，如幼稚生學畫圖呀，或用亞拉伯字母做各種圖形，或用漢字做各種圖形，二年生將故事大意寫于石板，或畫圖以故事內容為背景等皆是。

好了，不需要再多寫了，就這樣拉雜的吐露出來，以待有人來指正與批評。但不是狹義的專等高等學之士來指正與批評，是廣義的任何人都可。因為要避免「大貓走大洞，小貓走小洞」的錯誤，而求「以石擊缸，用水取球」的實效。

莎菲的鞋子

勒特人 Adolffers 作 寒溪譯

前幾年我在拉提維亞一個小村子裏適逢過聖誕節，親眼看見那裏還在保守着的古風俗非常有趣。十分稀奇地家裏全沒有聖誕樹。現在雖間或看見一棵，那並不是一種土俗，不過是從外國傳入的玩藝兒。聖誕節是一種天主教的節日，但是那種拉提維亞的寂靜的夜以及和雪相映對的松栢的陰暗綠色似乎把這聖誕節充滿了這一國所特有的神祕主義。

當我到了這村裏的時候，天已黃昏。我要住的那個房子為那已在進行着的筵宴點綴起來了。聖像圍繞在紙花中，窗上懸着潔淨的窗簾，桌上鋪着毫無污點的麻布，床上是這家庭婦女們織的新編被褥。這一切之中尤以那桌子最為有趣，用鮮草蓋着，草上放着聖遺骨；這兒也放着被牧師祝過福，用以紀念救主的聖餅；這上面蓋一塊雪白的布，布上放一個十字架。這個桌子象徵着基督之降生在馬槽中和他被釘在十字架上之受苦。晚間我們全參加聖餐用以紀念吾輩和基督之間的聖交。

漸漸地夜之神祕侵入了室內，那角落間的一盞燈不夠打破這黑暗的。有豌豆和帶密汁的燕麥布丁的晚餐於是獻上來了。齊飯實在够了！但主母解釋直到明天肉食是禁吃的。在門旁一個亮晶晶的大鍋裏聞着這樣好聞的一定是肉了。靠近那和塔等齊的煙筒挂着一串串的臘腸。主人譚斯拉夫，以關於明天的美饌來解我的疑：將有大麥布丁並有肉食！

坐在食桌前，一面吃一面談着，這黃昏很快地就過去了。譚斯拉夫告訴給我們一些古時留傳下來的故事，同時他的妻子唱些全國的傳說和天主教混雜着的古代民間歌謠給我們聽。他們的女兒，莎菲——就是她約請了我來的——老是不作聲。我認爲這種緘默是她的善良和虔誠之證，後來她就因着這種資格被稱爲一個聖徒了。她不想結婚而且拒絕過幾個求婚者，因爲她願意進修道院，但是她的青春阻止了她這意思。禮拜日她到禮拜堂去在詠詩班裏唱詩。我就是在那裏遇見的她，她約我到她家來看一看在拉提維亞守聖誕節的習俗。

老譚斯拉夫告訴了我一些過去的信仰和風俗，特別是那種誘拐青年姑娘的風俗，一種在拉提維亞永遠存在着的掠奪婚姻的殘餘。在時間的過程中這差不多成爲一種儀式了一年舉行兩次——在正月一日和懺悔禮拜二日。姑娘們攜帶一捆衣服遊行於城市中，隣近青年們騎在他們最好的馬上到處巡行，揀選他們最喜歡的姑娘們誘拐到家中於是婚禮的祝典繼續一禮拜。此後在女家另有一禮拜之宴會并成婚禮叫作「克里比那」(Kribina)那些在元旦日不幸沒找到一個丈夫的姑娘們都希望在懺悔禮拜二日被誘拐了去，然而也有的把她們的命運讓諸主顯節(五月一日)前夕的試驗的，那時她們把她們的衣捆懸掛在門上於是自己隱藏起來以窺伺有無過路之人站住觸動她們。如果有，而他又是一個獨身男子的話，他就是那個姑娘的注定的命運了。倘若是一個已婚的男子觸動了那一捆那就是她們將作一個老處女的預兆，而若是一個女人站住呢那就她一年之

內必要死亡之解。這在此期待着的姑娘們似乎是如何長的一件廢寢祈念的事，當她們靜聽足音的時候她們的心跳得是如何之快，驚異着那夜有何等命運等待着她們呢！

譚斯拉夫一說完這故事莎菲急插言說：「我還可以告訴你一點……我也曾這樣窺伺着期待着度過一夜……」

但是譚斯拉夫看着鐘打斷她的話

「親愛的，已經夜半了，是我們餵着家畜的時候了，你知道我們必須飲她們了。」

我們就都站起來，莎菲給我解說在夜半，基督降生的時刻，到畜欄裏去是一種風俗，在那裏這家的主人要吸一袋烟，這樣保險來年一年之中他的牲畜的健康。在那個時候海和泉也被祝福了，而且那種祝福可以傳給恰在那時飲水的人，這又是一種他們謹守的儀式。她拿了一個水瓶跑出去到何井上，一分鐘回來，自己飲畢就把水瓶遞給了我讓我也飲。那水確乎嚐着很甜，或許是因爲莎菲的嘴唇觸過那水瓶的原故！

我們出來到了那和正屋相連的畜欄，所有的房屋均在一個接連的屋頂之下。莎菲的母親提着燈籠同時譚斯拉夫讀了一段禱告文吸了他的煙。莎菲解語給我在聖誕節前夕所有動物都視作神聖。一到晚間畜欄就須打掃清潔，地上舖上鮮草，槽裏放上甜味的乾草，牆上用線松枝點綴起來他們告訴我一年一次，牛都要洗刷了，一樣東西都要安排整齊。我們一進來，那潔白如光輝的夏日的綿羊都從正在滿意地大嚼着的草上抬起疑問的臉來，但是當莎菲走到她們中間一個一個地輕拍着時，她們之中沒有一個動一動或

起來的。隨後她在畜欄的另一角落全樣的作。是的，那畜欄在我看來似乎是一個神聖的地方，但不是因為莎菲在場的原故嗎？當我們由畜欄門走出時，她的父母已經由此出去看馬去了，那是純潔而光明地閃耀着，但不比莎菲的眼睛更爲純潔而光明。

當我們又到了客廳時我們同莎菲全圍爐坐下，我就問她願不願意告訴我們她將要告訴我們的那個故事，因為我對於那故事之好奇像一個婦人一樣。

莎菲在開始她的故事之前，告訴我她把故非事當作一件加意保守的秘密一樣直保守到現在。

於是她開始述說她的故事：

「我有一個朋友叫富珈；她住在隔壁，我們一塊兒長起來的並且彼此相愛如姊妹。我們常是彼此什麼都告訴；當她十五歲上已經有了情人的時候，她把她的一切秘密都告訴了我，雖然因爲我小她兩歲我沒有什麼話可以交換的。我所要告訴你的那件事發生在她十七歲我十五歲的時候，而那事在我是第一次顯然也是最後一次愛情的秘密了。富珈急於想結婚；她把每一個男子都看作求婚者，但是她母親不允許她在元旦日到城市去等待，因爲恐怕她被誘拐了去——她還太年青。然而富珈有兩個景慕她的人——沙支加，是有錢的，和哥勒支加，雖然喝酒太厲害但是村中的美少年。

「富珈的母親屬意於沙支加，終於了解了她允許她的女兒到元旦日到城市去以便他在這久被尊守的習俗之下把她誘拐了去。然而富珈和哥勒支加佈置妥了在那個人得到機

會之前就先來把她擄去。富珈去到雷色頓市站在橋頭等候她的情人。但是，哎呀，他在路上爲了某種爭吵纏住身子了，她看見騎着馬下山向她來的是沙支加。她很高興地就跑開藏起來了，沙支加找不到她，只得垂頭喪氣的回去了。因此富珈到城市去過一遭也沒找到一個丈夫，但是她母親並不憂愁因爲富珈又年青又美麗而時間還很充足。

「當主顯節到了的時候，富珈約我去過訪她。她告訴我她要知道她的命運，但是又不敢獨自一人停留在外面一整夜的工夫約我陪她去。我也十分情願去。

「那是一個冷而晴的冬夜，聲音在這乾燥銳利的空氣中能傳達很遠。富珈把她的衣捆懸掛在門上我們就躲藏在靠近這房子的一個大木桶遮避處，我們從這裏穿過草叢可以看見那門。富珈是很神經的並且興奮的。第一個來的將要是誰呢？說將要是她的命運呢？她不會要沙支加，她對於哥勒支加是熱烈的而且說過她對於他的熱情是無以復加了。命運或許給她一個像哥勒支加那樣美和沙支加那樣富的人！

「我們等了有兩個鐘頭直到半夜，但是有皮衣服並且鞋外面穿了暖套鞋，也不怕着涼。然而我實在開始厭倦起來了，並且奇怪富珈何以只是爲了一個男子的原故就肯置身這些磨難之中。於是我想如會我也試一試我的命運那就更爲有趣了，因此我就脫下左腳上的一隻鞋子來掛在門上，雖然我們兩個都沒希望有人觸動牠，因爲富珈的一捆較大自然會先引人注意。

「必然是這寒夜把所有的少年們都阻在那和暖而愉快的

室內了，因為我們直等到夜半除了我們彼此低語着我們的希望時自己的聲音以外什麼也沒聽見。忽然富珈挺直身子說；

「聽啊，聽啊！有人來了！」

「我聽了聽，有脚步踏在雪上礫礫之聲。有人走近來。」

「看哪，看哪！是他！」富珈喊。

「我看了，看，還什麼也看不見。或許是富珈的視力比我強些。」

「是他，妹妹。是哥勒支加，那喝醉了的笨伯。我不要他。他喝醉了！看他如何地蹣跚啊！謝天，他或不留意那一捆就一直過去，他手裏拿着一根大棍子。啊呀！……」

「那過路的人到了門口，忽然一種棍子敲擊東西的聲音響着」。

「他敲我的包了，但是他還沒從門上取下來，謝天，倘若他取下來擲去那我就必須屬於他了！我願不願意呢？……」

「現在我也能看見了。富珈在說什麼，那不是哥勒支加……我十分認識他；這確乎不是他。他看見的是什麼。我看見一個天使！他的衣裳和雪一樣白翅膀摺疊在背上。或許是那翅膀太冷了他不能把牠們展開從地上飛去。但是他不會停留——只一剎那就在雪中消失了。」

「我跑到門口看富珈的包怎樣了。仍舊在那兒懸着。但是我的呢……沒有了！我的鞋子不見了。我一想到家裏了應當和他們說什麼，就怕起來了。若是只穿一隻鞋子回去我的母親就要責罵我。若是告訴他們發生的這件事我覺

得怪羞的。我怎麼辦呢？我也沒想起招呼那靠近我躲藏的地方憂慮地坐着的富珈來。我抑制着恐懼就追趕了那天使去了，我逮住他，抓着他的翅膀就喊：

「還我的鞋子來！」

「允許我你是我的了你就可以拿去，」這天使用一種和富珈談愛時一樣甜蜜的聲音回答。

「你既不是一个人我怎能允許你這等事？」

「看看我，你就看出我是一個人來。」

「我一直地看進他的眼去，那眼是這等溫和地回看着我以至我覺得我們如在（和暖的）五月裏，而那眼的光彩和富珈談愛時的一樣。」

「天使能結婚嗎？」

「他們可以結婚，當他們找到一個有天使面龐的人時。」

「給我一個天使的面龐看，」我喊。

「吻我一下你就可以看見，」他俯向我說。

「我怕，」我說，然而他的態度那樣溫柔臉兒那樣和悅和富珈談愛時一樣。

「你爲什麼怕？你是一個姑娘……」

「我母親告訴我……」

「孩子呵！你爲什麼戰慄？把手給我。」

「握把。」

「你爲什麼把臉藏起來？」

「給你！」

「我覺得他的嘴唇燃燒着好像我們在（和暖的）五月裏

他吻了我。從來不曾有一個男子吻過我，然而我知道這是一個人穿着天使的衣服。這樣的美以至我完全忘却了我的鞋子……我擺脫開就回家去了。

「次日早晨我發昏了。我着了涼須在床上躺一禮拜。」

「從此以後，村中呼爲『醉漢』的哥勒支加，開始來看我了。富珊是快樂的，因爲他遺棄了她，但是她無須乎因爲我愛了我已將自己抵押給他的大使，而我想信他會回來的。我在夢中看見他那溫暖的凝視以及從裏面發出他的靈魂一般甜的嘴唇。」

「在懺悔禮拜二日富珊被哥勒支加誘拐去了，雖然他喝酒比以前更甚了但他們在一起是很快活的。我只是掛念着我的天使，常是在主顯節去等他，希望他送回我的鞋子來；在心中我是滿意了因爲我知道他既愛着我的抵押品那就是他再回來的意思。」

莎菲忽然靜止住在出神。

☆ ☆ ☆

我覺得那一晚上我願作了莎菲的天使。但是我怎能呢——沒有那隻失去的鞋子？然而我問她我若是作了她的天使她以爲不可能嗎。

「你如果是我的天使，那真是令人驚奇的了，」她說——但是把我的鞋子給我看！」並且笑着就站起來走到桌子前把燈火扭起。我只有沉默而已。

過了一會譚斯拉夫和他的妻子進來了，抖着靴子上的雪。天已經到早上兩點鐘了，因爲莎菲的故事也說完了我們就決定了睡覺；老譚斯拉夫自己在火爐旁睡下，那裏那些

臘腸已經煮熟預備明天吃了；在莎菲和她母親到她們的小屋去安息以前她們給我在椅子上搭了一個床舖，但是我醒着躺了許久想到莎菲和她的故事。

☆ ☆ ☆

八年過去了，我知道莎菲既不會結婚也沒入修道院。然而在那個主顯節的早晨他們發現她躺在花園裏一條板凳上死去了，雖然那是一個例外的溫和的夜晚。在她身旁有一隻女人的鞋子。我相信那就是那天使收去的鞋子他終於回來迎她去了。

(完)

職業教育的管見

孔波

「職業教育」這個題目，在過去各種報章雜誌上，真是談不勝談，可是單拿我這「管見所及」，談這若大的問題，真是的確有點不敢當，或可說是野心太大了，好在因了立場的不同，見解亦因之而生差異，天不惡我，故放開了大膽，不揣冒昧的，發舒我「掛一漏萬」的謬見。

我並不是不贊成職業教育，而是在實施上，有點懷疑，可是我的話也不見得完全正確，所以尙要請明達者們的指教，「職業教育」在號稱努力于教育的先生們，口頭，早已論調頻頻，真是有過之而無不足，但不能因爲這樣我們就替職業教育的前途去歡呼。「言談」與「事實」的分道揚鑣，各不相容，在我們這國土裏恐怕早已成了定論。歷史告訴我們，職業教育已有三十餘年的過去，自從清季，海禁大開，各帝國主義的壓迫，日勝一日，非筆墨所能形容；我們的先賢，一味的「抱殘守缺」「墨守陳法」

；及至與各帝國主義通商後，諸事頗感棘手，不能應付裕如，事實上一切設施又在在落於人後，於是蔑視，進而仇視，再進而藐視，乃感到職業教育的壓迫不急待，爲了應付這個大難終于連這百年大計的教育也不得不來一次改頭換面的粉飾，加以各帝國主義的教育就跟着移殖於我國腹地；富國強兵的觀念，一時侵入不少封建餘孽的胸海中，於是職業教育在那時成了發榮滋長的前夕，所以跟着光緒二十九年新行學制的成立，職業教育遂確定了牠的雛形，嗣後雖經過了辛亥革命的大轉變，亦未曾廢弛，然而從另一方面考諸事實則不得令人發生「似是而非」之感，學職業的，畢業後投入社會沒有正當的安插好則當一個教書匠，懷則造罪惡於人羣，職業教育出路發生問題，因而一般人的心理頓受打擊於是視職業教育爲畏途，釀成了職業教育第一次的大崩潰。

其後民國八九年之際，少數在野熱心人士，覺得過去職業教育的不當每思有以復活之同時受世界生產教育的新潮流的影響，我們就又大吹大擂起來，一般人誤以新奇之崇拜覺得是一條很好的途徑，一時類似職業學校的機關，紛紛成立，經過了數年間的勞力，仍無成績可觀，職業學生，畢業後不能治生於水火，用非所學，學非所用，於是職業教育發生動搖，故徒有職業教育之名，未具職業教育之實，舉辦者雖感出路狹隘，但不察治本之辦法；徒囿於章句之爭執因而復造成第二次的大崩潰。

國民政府奠都南京，留學生販回大批的材料，一切設施均有迎合時代需要的趨勢，十七，十九，兩次全國教育會

議，均明白指示今後各級教育之趨向案，自一八事變已後，國難頻急，學校畢業生失業的日多，政府更形注意，應以實用，生產，科學，及改善社會經濟生活爲中心，不以課室生活爲中心，而有農廠工廠化之論調；甚至限制各大學停招文法等科，竭力提倡理工；由上看來，我國常政者，似有所覺悟矣！至前年十二月五日教育部復召開全國教育會議，（我省亦有代表出席）；開首討論到師資問題，決定一部由中央設置訓練處，一部由地方設置；或由當地所設大學承辦，分頭培養優秀導師；同時對於畢業後同學，設職業指導所及職業介紹所；他們還注意到社會方面，使一般人明瞭職業教育之裨益；各省教育經費中，職業經費不得低於百分之三十五，在去年十二月間，教育部令各省舉辦勞作展覽會，擇優者交部展覽，等等舉不勝舉，可見教育部對於職業教育的熱忱如何，羣策羣力，真是煞費苦心。

一年以還，各地方爲遵守法令計，紛紛設立職業學校或由師範改辦，或原擬辦師範，中途改稱職業學校者，故職業學校量的增多，一時頗爲可觀，然而另一方面質的簡陋，却令人不禁望洋興嘆，我們縮小了節團試就本省作個例罷，爲了遵守法令及買弄自己威力起見，竟有不顧本省之情況，不以職業的條件具備與否爲轉移；一味獨斷獨行方稱快意，小民們又該如何呢；我想在這職業教育，高唱入雲的當兒，應多辦些質上充實的職業學校，才能稍收實效，不然的話，儘管在數目上拚命增加起來，不願質上的充實，那真是要枉費一切的罷；我們試將某先生的設施推究

一下，既着重於職業教育，為何折散農業專科學校呢？合併工業職業學校呢？是不是別有用心那倒讓人莫明其妙，沒辦法祇好忍氣吞聲了，——因為不是有權力者呵！接着又來一套把戲，將張家口師範學校，中途改辦職業學校，這個問題是不是應該被我們提出且放開牠固然在他說是迎合世界潮流，根據教育部定章，誠然我們不敢說不是，可是拿過去的事實來證明一下，職業畢業生幹些什麼？「到工廠作工去了！」「他們生產去了！」這兩句話我們是不敢說，恐怕某先生亦復如是罷！過去的職業畢業生，就是失業者，一入社會，不是腐化就是當一個教書匠，巧媳婦難為無米炊，你想一個數字圖表機件中鑽出來的去掌教鞭成績可知了，這不僅毀壞了一部分可敬的青年的前途，更遺害于幾千百未來的中華主人翁，放棄了一個熟練的工作者另外去造就些不知門路的人來替代他的職務；這不知是根據什麼原理？倒要請我們的前輩指教。

我們知道辦一個職業學校；並不如所想的那麼得心應手是需要無數的預備條件的；

一、經費——必需充裕，進行才能順利，在我們察省農村破產，社會一切形成不安的狀態，經費是不是所給達所需？

二、技術——須聘專門人才，學生才能獲益匪鮮，考查一下我們的情形是不是如此。

三、設備——要盡善盡美，在本省職業學校，各種科目之儀器，是否完備，學生不能實驗，出校是不是對社會有所補益。

四、工廠——在學校裏要有工廠設立，使學生身臨其境，實地經驗，目睹其狀，興趣既發，印象自深，觀念亦較為確實。在社會上更須如此，畢業後方不至患英雄無用武之地；然而在這裏類似此種工廠有幾處，恐怕一處亦沒有罷！

我們曉得，以上四項，在我察省不能備其一那麼職業學校之量的膨脹，這個問題真是有待教育專家的研究，來對症下個良方。

總之，我們處在這資本主義極端發展的過程中，職業教育不能獲得效果，實屬一大憾事。若不急起力圖改正，則今後職業教育遺害無窮。蓋職業教育原以救濟社會之總破產，增進生產能力，並發展個人的能力為鵠的；然若處置失當確實得到相反的結果，造成似是而非的職業教育，所以我們不是反對職業教育，但是職業教育却不是可以隨意試行的。客觀的需要，精確的計劃，這些都不是談空話能做到的！總之我們有一個鄭重的開始否則常此而往，職業教育的再形崩潰，那是不難實現的了。

往事

子乾

連連地颳了幾天沙風，驟然把那清朗底世界變為昏黃污濁的了。一切噪雜和喧囂，都歸絕跡，天空中，就只幾隻無巢可歸的寒鴉，在寂聊底盤旋；發出那悽厲底哀叫，宛如孩子失掉了慈母的一樣，一切的一切，都現出了悶人底寂寞與淒涼；這灰色的天，灰色的一切，簡直如同一塊

沈重的鉛石。在心上用力的壓着，

嗚嗚的大風，仍是不止的示威，枯葉在空中撩亂地飛舞，枝椏赤條條的一葉不掛，模糊的月光，瀉遍了大地和樹，都呈着一片朦朧度形狀，

在曠曠操場之我慢騰騰地向前走着，聽了鴉鴉的犬吠聲，使我心中，突然想起了故鄉，是去年的十二月裏，家中曾遭過一次匪禍，還記得，當匪入村時，匆忙中，我與母親拉着手往外邊逃跑，固執的叔父，是死命的要守着家，照理一切。一會兒就聽見了砰砰的槍聲。我與母親緊緊的靠着上體。坐在一棵老樹底下。一聲不響的失了知覺似的像人一般；只注意的向村裏望去，村子的頭上只看見光耀天，迷漫的煙霧，這時我與母親在簌簌的抖着，心裏盤算這鬍髮俱白的叔父，是被槍打死了呢？還是守着家呢？就這樣，混亂地想念了一點多鐘，槍聲隨着聽不見了，煙霧漸漸地消失下去，閃着驚嚇而鷄犬的啼吠之聲也跟着不見了，這時，我與母親非常着急，不顧一切的往回來跑，恨不得馬上和叔相見，剛走到村邊，忽然看見一個屍體躺在路旁，鮮紅的血，染透了身上的衣服，一雙破亂的鞋子，靠在身旁，亦帶着紅色，一個不祥的念頭在心中盤旋着，那屍體不至於就是我的叔父吧！爲了另一個念頭的驅使，我和母親竟忘了恐懼，而去大膽地端詳，天呵，那死者原來是個匪人，身底下還壓着一枝被血染透了的小槍。當我們還知年老的叔叔在人世時，心中該是多麼歡欣啊！快樂與興奮鼓動着我們前進，村中靜靜地萬籟無聲，非常寂寞只有幾隻被槍聲驚起的小麻雀還在樹枝上唱着，從這

枝跳到那枝，好像也是受了匪人的騷擾一般，老遠裏，我那可愛的小黃狗，搖着尾巴飛也似的直向我與母親奔來，這時我與母親說「媽媽！你看咱家的小黃狗跑來了，」我是高興極了，母親還懷疑說，不是吧！轉眼間，那條小黃狗，便跑到我們跟前，伸出牠的紅而尖的小舌頭舐着我的手背，繼之又去舐了舐母親的指頭，完了之後，便在土地上打了一個翻身，就從這種舉動使我們異常的愛牠，路上滿是那些可憐的狗，被匪人打死躺在街頭。更有那些將死而未死的狗，發出了一種悽慘的呻吟之聲。母親和我，同時感到了這悲涼情況。在到了家裏之後，看見叔父正在坑上坐着，嘴裏含着一枝長大的煙袋，慢吞吞的放出青煙，看樣子好像是正在思索着什麼，我爲了過分的高興，不覺大大地喊了一聲「叔父」，叔父因了這意外的大聲，驟然抬起頭用着驚異底來看我們；同時，眼淚簌簌的，下雨般的從胸前流下來，勉強的叫了我一聲「星兒你與母親回來了嗎！你們冷吧、餓吧……」我與母親見叔父淚落悲狀，心中覺得十分難過於是眼淚也不由的泉湧般的落下，叔父的煙袋，還是癡癡地含在嘴裏。青煙在斷斷續續的放着，三人默默地坐在一起，在這一言不發。家中的陳列物，所在位置完全顛倒了，有的躺在地上；有的被踏壞丟在坑上。母親看見了這種凌亂的景象，在低低的啜泣，爲了怕這兩位老年人過分地傷心；自己趕快抑住了哭聲；忍着淚來安慰他們，

(未完)

參加上海第六屆全運動會之

後(續)

丁樹萱

十六日

今天出人意料之外，遇着一位異鄉朋友我們在一起胡聊一切，偶而談起足球的比賽據他這樣自傲地說，足球在國內雖不乏技術高超的人，但我們的選手中亦非凡品，個個身體高大，奔跑迅速，錦標雖不想染指，但亦非弱者，任人蹂躪，我們不願誇大宣揚，就拿前天我們在沙場上的戰鬥力如何？不待說，敵隊相差天壤之別，當時我便順口回答：誠然，貴隊實力雄厚，人所共曉，那天的足球賽，我們看得真起勁，創出大會足球賽空前的比數，造了十三比零的新紀錄，(同時內心思索着，貴隊也給馬華隊贏去一打可謂得失相償)這位朋友又說：田經實力，陳君百公尺十一秒二(已被淘汰)陸君之二百公尺二十四秒四百公尺五十四秒左右(或有得分希望)我們的選手中認爲最得意的傑作，厥爲謝程(已忘其名)二人的踢毬，其技術之出神入化，已至爐火純青之際，人咸稱海上毬子大王之名，這位朋友說得津津有味，我心裏却在揣測了，假如謝陳二君的技術，一遇見真大王會變成假大王了，好似大巫見小巫，退避三舍矣！他又接着說：君如不信，屆時當能使君佩服是了，至于錦標問題，選手們表示得失無關大局，因爲我們不是爲了錦標而競技，是爲競技而競技，這時我也啾個破綻插嘴說：確實，不能以成敗論英雄，得錦標與否？決不能斷定體育的好壞，說到這裏，這位朋友一方面點頭同

時手在摸索着帽子，話還沒有終了，便不辭而別。

十七日

昨天下午，我們選手中趙君接到了舊友宋君的一封信，宋君是涿鹿縣人，而且又在本省會讀過書，現今已轉到上海美術專門學校去了，他是寄居遙遙數千里的異地的人，聽說家鄉人兒到了，那能不有一番招待呢？況又參商之別，舊友重逢，分明的，向心裏隱匿着一種熱而且濃的情緒，以待發洩一空呢！所以得了這個會悟故友的消息，堅決地打斷了繼續參觀的動機，專候候這位宋君的駕臨，時鐘敲了十一下……一下，他已在我們渴望之中，悠然地誇進了宿舍的門，相見之下，彼此便很熟悉了，他說大會的入口，檢查得非常的嚴，我是特意買了一張六角的觀覽券，否則還不能進來呢！我們感激他這種熱情，感激他路途跋涉的辛苦，大家都在痛敘着過去的一切，以及近抵上海讀書情形，後來談及着上海市民的體育，他說：此地民衆，對於運動，非常注意，歷次遠東運動會，在上海舉行時，觀衆們特別來得踴躍，就拿這運動會來說，票數預計五萬元，今已超過十萬元以上，距閉會還有三四天呢！由此可想民衆們的興趣濃厚了，不特在運動上有特殊興趣，並足徵市民之瞭然國際顏面上的重視與顯揚了，每逢春秋佳日，學期終了以前，各學校亦必舉行運動成績表演，印發請柬，邀各界蒞臨參觀，仕女連翩，興高采烈，而且球藝在市民心理上最爲狂熱，各項球藝之比賽逐日有數起舉行，如遇著名之球隊表演，尤動一般市民有球癮者之熱心，於是他們的業餘運動，亦漸漸喚起注意，每年也舉行一二次

表演。凡全市民在市內服務者俱可報名參加，表演也甚有趣，這種工作於無形之中提高市民道德，興健康；後來又談及這裏的跳舞一類的事情，他說：跳舞從前僅屬外國酒樓旅館才有，現已傳染普遍，凡大旅館，酒樓，皆特設舞廳，以供翩跹起舞，雇用舞女為招待，偕伴往舞亦可，若開香檳，與報效舞女一宵之費未能限量，誠消金之窟，青年壯志，墮落于此者，不可勝數，在按摩院和浴室裏，除外籍女子外，中國女子亦不少，按摩費一次約一二元不等，在市上之按摩院，以法租界最多，公共租界次之，但市屬各區，絕未普及，良以青年女子，而猶人按摩擦背，未免流弊，因此絕不許在內地經營，這時我們聽到了宋君的一番介紹和報告。對於上海的大概情形，內心裏也稍稍地領略到一二，今天可巧是個禮拜，我們要求宋君到上海遊逛遊逛，他也慨然地允許了，同時，所預料要買的東西，也可以在今天購妥了，說話的工夫，便要動身，我們幾個人仍舊按着走過的舊路，直抵上海，徒步又走了十多里的路程，到靜安寺路，中華書局及商務印書館，買了些書籍文具之類的東西，又到大世界等處遊覽，但當時只感到地廣人衆罷了，我們又是人地生疏，對於路途是一些摸不清的，走到那裏也是覺得非常新奇的，只有聽着宋君的導引吧！最後走到文廟動物園，用了二毛小洋，買得幾張遊覽票，任意參觀，這裏的面積並不大，而佈置井然，據說開辦至今，僅及一年，飛禽走獸四五十種，對於熱帶動物，裝有水汀汽管，防其不耐寒冷，其中最引人入目的，為一三丈多長的鯨魚，陳列在一排通着的五間屋子裏

，身高丈餘，骨骼之粗較生骨約一倍半，面積之大也就可想而知矣！其餘各部皆有專員管理，清潔異常，遊人絡繹不絕，但，秩序並不見得混亂。

從這裏出來，便是遙遙相對的民衆教育館，二者之間，僅隔着一條馬路，館裏的面積，例較動物園大得許多，內有圖書館，一二八戰蹟陳列室，祀孔儀器陳列室，健康教育及生計教育等展覽室，並有民衆講演部，聽者屢屢擁擠不堪，還有其他啓迪民智之設備，標本儀器雖不甚多，而佈置規則均屬有條不紊，且時有喚起民衆之各項展覽會舉行，所以參觀之人，非常踴躍，從這裏出來，便走到附近一家北方人開設的飯館子，裏面很雅靜，這位館掌，高大身材，和一付很溫柔善笑的面孔，聽我們也是操着北方話，招待得分外殷勤，而且熱誠，我們胡亂地吃了些飯，才漸漸覺得腿有些兒發酸，計算起所走的路程來，足夠四十多里，這時已經有九點多鐘了，雖說這樣地疲倦，也不能死呆在這裏，還得走，街心裏一層層的電燈，都在發着爭明鬥暗的光芒，燦燦輝輝，煞是商埠重鎮的本來面目，我們慢慢地踏着反光的柏油路返回住所。

十八日

今日籃球比賽，是上海對南京，這兩隊勁旅，很使球迷們過癮，一場撕殺，好不熱鬧，京隊名將唐寶堃，身體雖不甚高大，而靈活過人，衝殺有力，擲籃準確，係該隊之主幹，上海隊雖竭力迎敵，屢屢運用其詭詐手段，依然不生效力，非但不能轉敗為勝，反引起觀衆們香蕉皮的打擊，唉！上海隊差矣！！

午後一時，便是撐杆決賽，最引人注意的要算上海隊名將符保盧了，他的紀錄，幾於世界相差甚微，這不能不算是難能而可貴的，此時執杆者淘汰下去的已不在少數，直至五時，尙未完畢，符終於暮色蒼茫中，越過了三公尺九十，其勁敵王禾也躍過了三公尺八十五，實是值得我們慶幸的。

夜晚是鬥牛，選手們特別踴躍，燦爛的燈光，照遍了整個的體育館，這時美人魚楊秀瓊帶着一個伴兒，從大門裏蹣跚而來，幾個男選手拿了簽名簿和鋼筆迎上前來，請求這位大名鼎鼎的女士署名，末後越來越多，秩序大亂，全被選手們給包圍了，使得他無法應付，皺着眉頭，枯喪着混濁的臉兒來拒決。這樣，依然不能減少了包圍者們絲毫勇氣，最後經了幾個警察們的勸說，才算安定些。

一陣掌聲過後，四個粗壯的男子，牽了一隻黃色的角牛，走上台來，幾個人圍著牠，互相的玩弄牠，最後是一個二十餘歲的魯莽漢，抱緊了牠的頭，盡力地搖擺着，牛可有些支持不住了，終於被摔倒在地板上，當場喝采，雷動掌聲，這位漢子的力氣，也就可想而知矣！

十九日

幾天不曾觀光過游泳，今日大會送來二張紅藍顏色的觀覽券，接着分配的方法，我應得一張，吃過了早飯，已經九點了，一個人跑到游泳池，不會開始比賽，孤另另地坐在看台上，休息一下，觀衆們也逐漸地增加了，人們都注意到游泳池裏的幾個女選手們賽前的練習，她們盡力地奔波着，兩隻手不住地打動着水，身體似露非露地浮在水面

上，非常好看，這裏最引人的，要算香港的女選手楊秀瓊女士了，楊曾出席上次遠東運動會，創造了不少的紀錄，這此她又以一分二十三秒打破了二百公尺自由式的遠東紀錄，因此也是最受歡迎的一點。

午後，便是馬球遊戲，是三十二軍馬球隊表演，球場較足球場爲大，球員每隊四人，每次比賽共分六局，每局以六分鐘爲限，一局終了，休息三分鐘，球若網球之大小，每進一球即對換球門一次，這次表演分紅黃二隊，銅鈴響處，只見兩隊隊員，雄糾糾地騎在馬上，肩上一根木製的打球桿子，把馬肚一夾，塔塔地幾步蹄響，只見三十條細長的馬腿，馳騁在廣大的草地上，你一擊，我一棒，球兒在草地上滾動着，這樣互相攻守，以打進球門爲勝，觀衆們的眼球在不住地轉動着，這樣整整戰了一個鐘頭，才算結束。

詩的誦讀

子才

詩，在近代確實地經過了一次大轉變——新體詩的成立，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然而，這却決不是意表之外的事，文體的轉變是有其必然地歷史的意義的，在過去早已有人爲我們道出了這些，所以現時替新體詩自愧的，以及爲新體詩的前途而懷疑，哀憐的，不免有杞人之譏，顧亭林日知錄裏說：

「詩文之所以代變，有不得不然者，一代之文，沿襲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語……故不似則失其所以爲詩，似則失其所以爲我」

王靜安人間詞話：

「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

固然這些話是有着待商討的地方，如怎樣方不失其所以為詩？文體的改革是不是淺薄的英雄主義新能解釋等，然而詩和其他藝術一樣，什麼時候都不能不隨其基礎的社會的變化而變化，這是一個真理，一個事實，但是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不是說：「在現社會裏，舊詩可以完全棄于紙篋中」。不，這是我們的「社會的遺產」。是不可蔑視的，離開新詩是無從孕育的，是的，這是一個矛盾，正像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尖銳的對立着，然而沒有資本主義的過渡，社會主義是空想一樣。

不論舊詩新詩，同是我們所需要的，不同的只是接受者所持的態度，真實的說來，在詩這個圈子裏是沒有「今」「古」「新」「舊」的，亞諾爾特「一個行為的為今為古，並無關於它的是否，宜于詩的表現……凡是偉大的和熱烈的必永恆的可以有趣……對於它一個一千年的偉大的人類行為比之現在的一個較小人類行為重要有趣……」詩是表示一種情緒，一種特殊的情緒狀態。這情緒迥異於個人的情感，是不能制止的「一個宇宙的覺識」。詩是一種意志和一種分析力的產品，一種智力和宏毅所造成的偉大建築。詩的對象是超絕的動作，訴諸人類根本情感的動作，也就是恆久的，沒有時間空間的限制的，是本質上的問題，便以一

種非常的技藝以集憶含蘊這種根本的情感，使它活躍於我們的眼前。我們並不是故意的將詩這件東西神秘化了，嚴格地去講，詩只是一段持久的生命的過程，它引示我們一個深遠宏博奇偉完美的境界，詩的目的乃在奏出人類最高貴的平衡或和諧，詩是作不盡的，詩是有其未來生命的，像柏格森所說：時時在變化中即時時在創造中，袁子才論詩曰：天籟一日不絕，人籟亦一日不斷，說詩已經做窮了，就不管說生命已到了末日。

詩與（靈感）的勃發，是在渺忽的一刹那，轉瞬即逝，它是突如其來的，也是突如其去的，而且是片斷的，零散的，詩人將這個意境敏捷的抓住，再予以人工的整飾與潤色，靈感雖然說是在潛意識中醞釀成的情思的猛然的湧現，然而這不是作詩的基本，詩人獨自有其超越一切的力量，這種力量在某一刻便呈露出來，但是那只是多麼短促啊，所以這是一種苦工，無可避免的而且是沒有捷徑的，正如「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這話是有着深長的意味的，這是一生的體驗的結晶。

作詩並不像人們所想像的那麼無聊，或是像卡通上的那樣滑稽，相反的，一首詩的做成，詩人不管經過了一次再生，*rebirth*說一切作家當他作完一首好的十四行詩時，他就有退休十年的資格了，詩人的實踐，這一條路上鋪滿了荆棘，充滿了煩惱，堆滿了不可開交的爭執，是人間所有矛盾的集體，無數的嘗試，許多的困難，痛苦以及失望等，使得詩人的事業成了最彷徨最費心思的工作，人間詞話云：

「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寄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

總之詩人必須要有「超以象外，得其環中」的功夫，詩人的任務乃是在創造一種意境，一種予讀者人生中最神聖的一刻的啓示，詩人的目的是和讀者作心弦上的共鳴，和共享這最神聖的最偉大的一刻，所以詩的欣賞，也決不是簡單的了解所能了事的，這只是欣賞的一個預備，一個先決條件，在文藝的領域裏，欣賞也就是創作，將詩人的整個意象，完整的渾然的烘托在欣賞者的眼前，欣賞是經過了像創作一樣的過程的，這不是反省的理解的功夫所能做到的，客觀的理論的探求真理的態度，在這裏是要失其作用的，它不能給我們以不受實際利害牽絆的孤立的絕緣的「形相」，藝術是和實際人生維持一種適當的距離的，它要從這些障礙中解放出來，「藝術的所有事只是意象，不是日常生活中所見的現實，」雖然、這並不妨害藝術的彌補人生和自然的缺陷的，所以欣賞也只有憑了直覺，注重我的情感和物的姿態的交流，使我們沈醉在作品裏，撇開了一切，正像黑所得所說：詩是「使人忘記罪惡，忘掉苦惱」的，梅列笛斯亦有類似的解釋：「詩的藝術，在於喚起人的內在的意象，……詩人只消用隻詞片語引起想像，便能造出永久不滅的圖畫……」席勒爾有過這樣一番話：「一切藝術都是，獻身給『快樂』的，除開使人快樂之外沒有更高更嚴重的問題，唯有能產生最高快樂的藝術才是正當的藝術」，這裏所謂的「快樂」是包括着盡情的悲劇，痛苦的發洩的。

然而，在詩的欣賞前，我們却不能忽略了一個極大的手段，那是使情境再現的一個無上的助力——即誦讀，記得這個問題也曾經有人討論過，那裏面會有這樣的主張：「有詩無讀法，許多好詩必會湮沒」，是的，我相信只有設身處地的讀，物我兼忘的讀，才會步入詩的妙境，這是一條通路，曾國藩家訓說：「……須熟讀古人佳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二者並進，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於我喉舌相習……詩成自讀之，亦自覺琅琅可誦，引出一種興奮來」。在新詩，押韻與否固然是成了決大的問題，然而音調節奏是不會廢除的，這是詩的特色，永遠的特色，從前古文家教人作文，最重朗誦，姚鼐傳與陳碩士書「大抵學古文者，必須放聲疾讀，又緩讀，祇久之自悟」。文人常歡喜說「思路」這個名詞，並無若何玄妙，也不過是這種誦讀所引起來的一種自然的本能的傾向而已，欣賞者同樣地也可在這方面用功夫，引起一條思路，不過那行程是與前者正相反的。

「誦讀」，這件工作的效力，是誰也承認的，像陳子昂的登幽州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悠悠，獨愴然而淚下」。蘇東坡的念奴嬌：「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亂石穿雲驚濤拍岸……」杜工部的「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等，這些，只要聚精會神地去讀一番，任何人恐怕都不會淡然處置的罷，它給我們一種偉大的魄力，它振撼了我們整個的心靈。這些只有在琅讀下才會深切的體味出來。像「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的詩句，讀罷後誰也會這樣的喊

出的罷！是多麼淒涼！多麼偉大啊！」這種血淚的凝結，畢生精力的結晶，只有抑揚頓挫的讀去，才能深刻地體會到其中的滋味。

由誦讀，進一步的引起與作者的共鳴，這件事在生理上也不是無因的，靈感是潛意識中的情思的猛然湧現；所以由誦讀，可以得到潛藏在作品中的格調音節的排列，隨了這個，情緒與之相應的緊張或鬆弛，予內部以調整的刺激，必然地，引起一種肌腺的悸動，像作者一樣有着相同的境地，因而靈感的觸發，即意境的再現，也當然是可能的了。

然而，誦讀又不是那麼籠統的一句話，像老太婆的念誦阿彌陀佛般的無聊，在其前那是有幾件預備的而且是必要的工作的：

一、史實的明瞭：像陸放翁的憶沈園要是不知道在這背後還有那麼一段「婆媳不容」「離愁別恨」的羅曼諦克的故事，那將要感到多麼無聊啊！「無病呻吟」，這是最難使人諷解的，而且誰還會咀嚼到其中。那一股辛辣味兒呢！

二、詞句的了解：這也是一件要緊的工作，而對着一排晦澀的詞句，讀者的全付精神將要被擊入枯燥的文字的推敲上面，當然更談不上神往的樂境了，由於字句的了解，那才會步入作品背後的意境中，雖然這不是因果般的關聯着，然而那正是一把鎖鑰。考亭先生的話是明證：「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千百數，則其不可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使

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有得爾！」

三、情景的安排：這是不可忽略的，它將予讀者以一種莫名其妙左右的力，適當的環境刺激才可引起適當的情緒反應，這是一個神靈般的秘訣，而且在環境本身，那已是一首無字詩。當然，我們不是主張像金聖嘆般的有閒階級那樣，「焚香沐浴，盤膝靜坐，」我們所需要的情景是活動的，生生不息的，「隨時隨地」「即景即情」無一不合我們的標準，但是，重要的是適合於詩的題材，不論是外物的姿態，或內部的情緒的刺激，都要完整無缺的與它銜接起來，如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這類讚美大自然的創造美的詩歌，當然是在天高氣清，心情沖淡的境況下，去低低吟吟才合適些；但是像：「千古江山，英雄無覓……：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神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那只有持着手執鐵板的關西大漢的神氣，對魏賊之山河，引雄渾之歌喉，才能想像得到那種慷慨縱橫，瀟灑排宕的神氣呢，像泣婦似的去低吟「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像驚醒了的睡獅般悲壯熱烈的怒吼着「風頭如刀面如割，……：」「笑談渴飲匈奴血。」雖然有着那樣的凡例：「讀詩者心平氣和，涵詠浸漬，則意味自出，」然而這只是看到詩的一面，我們要將它擴大開來，向多方面作工夫。去讀罷，親切地有味。

編輯後記

時間太倉促了，短短的一週內，要趕起五萬字；固然算不上是受累的工作，然而在密排的功課下，以尷尬的神情配上一付不熟練的手腦，那真有些爲難呢？幸賴以多數愛好本刊者的不棄，稿件源源寄來；終於使它——漢鋒——在衆神庇護之下復活了，那是多麼地使我們感激呀！像是一個定律了吧，在強烈地感情下，任誰也說不出一句更親熱的話，只有痛快地表示我們的謝意了。雖然，疏忽是在所難免的，那末我願以極真摯極坦白的態度來敬盼每一位愛好者的指正。現在將本期的各篇作一個約略的介紹：

△岳先生的「小學教育漫談」是一個小學教育的「史底分析」，在現今非常時期教育的呼聲充滿國內的時候；當事者都被擊入了主觀的昏迷之途，沒有一個會想到「未來的一切是由歷史演進中變化而成」的公式，本篇作者能以純客觀的立場，爲我們介紹了這件重要的工作；這的確是針砭着目下從事教育者們的疏忽與錯誤，而給我們一個嚴重的刺激。

△美和美術品的鑑賞是一篇「論斷謹嚴」「內容豐富」的文字。在這一文化落後的國度裏，一般人對於美和美術品的賞鑑，都還沒有脫掉低級的，稚弱的觀念。我們正需要像這樣的文字，來提高人們藝術涵養。

△文藝界翻譯之點點滴滴。是很值得留意的一篇東西。在過去，曾有過那麼一個時期，翻譯的工作，使每一個人發狂起來，於是翻譯品充滿了整個的文壇，這事

情對於不通洋文者，固然裨益不少；然而驢頭不對馬嘴的疏忽與謬誤，卻更給了人們不少的惡劣印像，今也時過境遷，三日熱的文壇投機者早已盲目地隨風轉舵，然而翻譯品的需要，卻更殷切地逼迫着我們使它繼續而且擴展開來，在這消沉的景象裏，本篇的提出，不啻是爲翻譯界呼出了有力的新生。

△苦命詩人孟東野是在中唐與賈島齊名的作家。可惜他「生逢亂世」「畢生不偶」，故作品多半是些荒年顛沛的痛苦與身世淒涼的哀怨，寫來纏綿悱惻；感人淚下，但千餘年來，在一般人的心中，對於這位詩人的作品與身世；卻很少有深刻的印像，李先生的這件工作，在意義上不僅值得推崇與敬仰，而就內容方面說，也很殷實精美。故是一篇不平凡的珍貴佳作，本期由於篇幅關係，不能一期登完；只好把詩評留在下期。

△「小學教師的面孔」。介紹一個窮困的農村小學校，「一個應該提出來共同討論的問題」：這三篇都是極誠懇的，自白與報告，裏面的事實，多半是作者親經歷過的磨難，願大家在清快的文筆下，多停留片刻。

△「莎菲的鞋子」底作者是「H」族人，按本族乃是東歐民族極小之一散居在波羅的海沿岸，和猶太人一樣沒有他們自己組成的國家。爲了它是一幅「弱小民族文學中」不可多得的东西，所以我們特地請寒溪先生介紹給本刊以供讀者作「弱小民族文學」與「強國文學」的比較，而明瞭民族運命和文學的關係。

編者

本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歡迎關於教育理論之探討，及教學上之各種心得之稿件。
- 二、本刊歡迎關於文藝之鑑賞及創作，如論文小說詩歌戲劇等。
- 三、本刊歡迎農村社會之寫真，及各地風光之素描。
- 四、來稿文白不拘，但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符號。
- 五、稿件之署名聽便，但須將其真實姓名住址示見，以便通信。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 七、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惟附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 八、來稿揭載後，酌贈本刊。
- 九、投稿請寄張家口上堡明德北大街師範學校漠鋒月刊社。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十日出版

編輯處

察哈爾省立張家口
師範學校漠鋒月刊社

發行處 漠鋒月刊社

印刷處 察哈爾印刷局

張家口明德大街
電話分局五一一號

購訂辦法	冊數	價目(連郵)
零售	一冊	四分
半年	六冊	二角四分
全年	十二冊	四角

民 間 意 識

第 三 年 第 三 二 四 期 目 錄

次植民地人口之驚喪與四川

雙无

四川歷次人口統計之分析與檢討

居父

四川在赤禍擾中懷之人口移動

居佛

四川農村崩潰與人口壓迫

施居父

四川邊區各種華族之人口及其分佈

仲弓

四川人口在赤氛中之損失

畏民

四川人口七千萬說之由來

徵信

三十年來四川省及成都市之人口統計

計 記者

四川人口之職業分配

炳文

禹 貢 半 月 刊

第 五 卷 第 三 期 目 錄

羅布漢爾水道之變遷

黃文弼

三國鼎峙與南北朝分立

谷霽光

盟津補證

董書業

唐代驛名拾遺

姚家積

附函

俞大綱

記民國廿四年蘇北水災

孫媛貞

房山遊記

李書華

香河小志

張璿

沈鍊之「中國地方志綜錄正誤」之正誤

朱士嘉

國內地理界消息

楊向奎
萬啓揚
張佩蒼
輯